

書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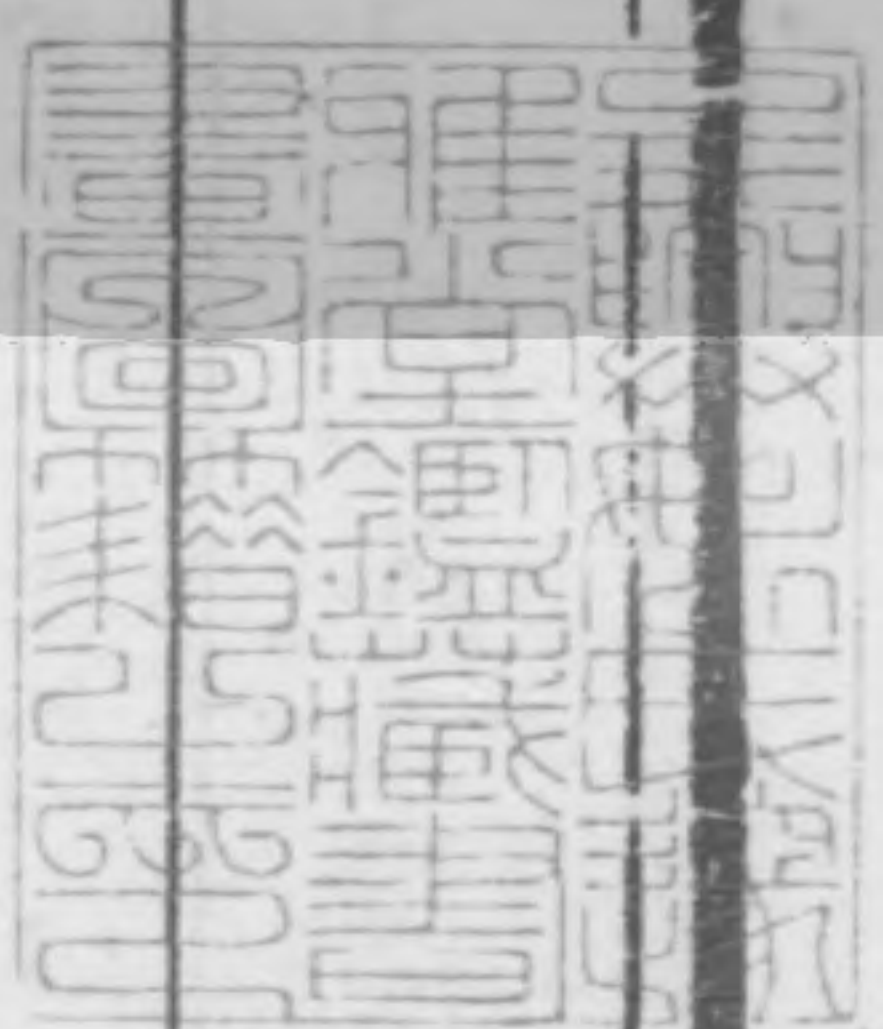
備忘集卷一

明海瑞撰

奏疏

久安疏

廣東舉人臣海瑞謹奏為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圖
久安事臣竊見瓊州一府瀕瀕獨居海中其地綿亘二
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濱海旋於外譬之人黎岐心腹
州縣四岐黎岐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
必浸淫四潰而為四肢之患州縣無久安之理古先聖



王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外與
吾中國有所限隔之地若瓊則內之黎岐與外州縣百
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岐嶺叢林彼之
出入往來自有坦夷道路自國初以今今日除戍守軍
民兵截殺并整飭兵備道督兵征勦不計外兩廣巡撫
都御史上請弘治十四年征儋州昌化縣黎嘉靖二十
年征陵水縣崖州黎嘉靖二十九年征感恩縣崖州黎
凡三大舉矣每舉調兩廣官兵十餘萬費銀數十萬兩
前後屯兵防守騷害居民或三年或四年後止然竟不
能使黎寇警服迄今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

瓊既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陛下兵糧迄無一
臣為地方長以計以紓陛下之南顧之憂者請為陛下
言之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
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澄邁縣臨高縣儋州昌
化縣感恩縣至崖州計程一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
陵水縣萬州樂會縣會同縣文昌縣復之瓊山縣計程
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徑
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臣嘗訪附黎居民慣行黎村
人氏近日大征各路官兵皆稱自崖州羅活峯抵瓊山
縣大坡頭營三日可至是黎岐盤踞地不過方四百里

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以至今日殘害國家赤
子若此之毒而無已調用國家官兵若此之衆費用國
家銀糧若此之多兩廣有巡撫都御史總其權瓊州有
兵備副使專其事嘉靖十九年以來又有守備叅將之
設迄不能一施勦撫安輯吾民何故武臣憚難畏寇文
臣養望待遷圖目前苟安不為地方永久謀慮黎小寇
害則隱匿不申請大寇害調兵又苟且奏功姑以應事
塞責瓊郡誌書歷載識者開道立邑之議又載弘治十
四年大征議及此而未行為深憾彼非不明知之也而
莫或行焉間有志立功業者亦慮事掣肘難行邀功起

釁之讒我隨可懼欲舉而止無一人竭材力盡忠實心
為瓊遠計為陛下擔當事者黎寇菴知之習竊卑笑之
是以大兵一退即旋轉耕其田處其地數年生長積聚
仍前為州縣寇害不少衰止若使兵威震疊不亦曰此
可以奏功蒙顯賞擢從而計久長開通十字道路設縣
所城池中峙叅將府兵備道則立犄角之形成蠶食之
勢矣日磨月化今日寧復有黎乎夫得黎無益於地方
處黎或劇於計畫謂不足州縣置之可也黎人居處皆
寬廣崗場耕作皆膏腴田地非得地不可耕而食文昌
縣斬脚崗芋黎瓊山縣南岐崗芋黎今悉輸賦聽役與

吾治地百姓無異儋州七方尚今亦習書句能正語以此例之非得人不可畜而使黎固方四百里地也凡我兵征討無一次不擄巢穴無一次不取成功時異事殊則又不可以危叢險阻如賈捐之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請罷疏所稱視之故臣嘗以為弘治十四年開道立縣可無嘉靖二十年大征嘉靖二十年開道立縣可無二十九年大征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征剿年年守戍諉之曰地土險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者皆庸人苟祿偷安不肯身為地方當事託詞也往不可諫矣今距大征

僅三歲兵威之震懾于黎人尚存遺黎之生聚猶寡閭道立縣今日可及為也不然數年後必有大變一大變必用兵十餘萬必費銀數十萬兩必殘破也方必毒痛赤子功虧一簣坐失事機陛下將奚取哉臣雖未嘗乎操矢刃地方變故區處事宜則習聞知矣倘得專任其事馳驅兵革之間俾黎土盡為治地黎岐動變盡為良民臣亦能之事如不効請甘服上刑以謝欺罔虛費兵糧之罪第臣平昔濡染翰墨之人一旦言及軍旅似可駭聽夫邊固有兵備副使之設矣于此不為是謂虛位伏乞陛下明勅羣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

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瓊去京師萬里當事請裁或致遲悞設縣立所限其大槩乘機審勢其便宜宜防一切招民置軍設里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遞諸事可許撫按臣等從中節制年年借用許其調廣西土兵廣東漢達官軍打手約四千人值有故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以充其費陛下三年考其成立之功七年稽其變化之效彼得寬任之拓寬其行事而又功少不完不遷其官事少不効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為之不可得也永絕禍根遺安萬代省國家無已之費紓陛下拊解之憂可計

日見矣經畧瓊州計無有過於此者諸臣無有一為陛下言之一為陛下任之臣每痛焉伏望皇上采納臣言勅兵部咨行兩廣撫鎮衙門會同巡按守巡等官從長計處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具本奏聞

治安疏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謹奏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今日民生利瘼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為不稱是故養民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

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焉昔之務為容悅諛順
曲從致使實禍蔽塞主不上聞焉無足言矣過為計者
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
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母乃使之反求眩瞖失趨舍矣
乎非通諭也臣受國恩厚矣請致有犯無隱之義披瀝
肝膽為陛下陳之幸採擇焉昔漢文帝雄才大畧不如
高祖乃克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
之財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而貫
朽粟陳民少康三代下稱賢君焉陛下則銳情未久矣
念牽引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國興可得而一意

立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興土木二
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
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
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
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
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贈常萬方則效陛下
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
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
也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
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

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
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衮職有闕惟仲
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桀匡救格非而歸之正諸臣
責也夫以聖人而絕無過舉哉右昔設官亮采惠疇足
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民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
聖賢不必言之也乃黜修相率進香天挑天藥相率表
賀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
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
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
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

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
臣工其官守其言責者所以獎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
一意之修是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情是陛下情之偏
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
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賤薄臣工諸
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詳審誠如胡寅挽
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
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
事不當之形迹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竊陛下誤終不

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
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
明臣一二事形迹說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
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為陛下開之陛下之
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
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為性
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
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
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
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

怪妄尤甚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
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因而第之以成九
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物物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下受
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
布列而歷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佑
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言采而得藥人工
搗何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行耶天賜之者有
執而付之耶陛下立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
姦人逆陛下懸思妄念區區桃藥中之長生理之所無
而立修之無羨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

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為道也即近事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貪竊今為逆本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揚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揆日見稱于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

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逆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為明聽也又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行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矣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之齷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與皋夔伊傅相後先明良

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
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
內庫下之戶工部光祿寺諸廠藏段絹糧料珠寶器用
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
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
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有金也一節省而國
有餘用民有益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為之官有
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職守之
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為是敦本
行以端士習止上紂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

選軍士以免名募驅縑黃遺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
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藍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
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之
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
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
一振作
問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舉百弊剷絕唐虞三代之治
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
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
率肅清於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
實逸於任用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

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道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卷卷為陛下一言之焉反

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係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

乞終養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奏為懇乞天恩容令終養事臣原籍廣東海南衛籍番禺縣人臣甫四歲父瀚不幸蚤世時母謝氏年二十八誓自礪守勉針指紡績資之育臣教臣至有今日原父止生臣一人別無一次兄弟母念父嗣如綫愛臣尤篤臣由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三十二年閏三月內授南平縣儒學教諭三十七年五月內陞

淳安縣知縣四十一年十二月內調興國縣知縣三任
十一年母皆隨祿就養母之待臣雖年當強壯日夕相
依不殊襦袴後因寒嗽成衰有憂不堪北地寒苦是以
四十三年十月內臣當朝覲陞戶部主事臣母涕泣別
臣回鄉調疾四十四年十月內臣以建言值先帝震怒
臣母風聞臣罪必誅痛臣念臣前病轉劇後法司擬臣
罪取決招請先帝留中不下旋于四十五年十二月十
五日遺詔後職此出臣望外諸臣前無所得而得之恩
出臣母望外以為必死而今日復得生之想也先帝厚
恩出臣望外伏讀蓋忽成美端伏後賢之詔則今日亮

采獻納輸軀圖報於陛下以為先帝報猶恐萬分之一
未有濟也陛下新服厥政之初正勵精求助之日遂欲
求去可言之乎忍言之乎但臣所值有甚不得已者臣
母今年七十八矣臣年五十有四以計之正李密盡臣
節之日長報劄之日短之謂長者可以補酬短者不容
於多得况臣家瓊山縣去京師九千四百九十里旁無
兄弟以調母病下無男嗣以紓母懷止是一母一子而
母思子懸心天涯之北子思母懸心天涯之南憂思衰
病百端攻心老人風前燭也氣血幾何可堪此若我祖
宗以孝治天下大明令凡官員父母年七十果無以次

人丁自願離職就養者聽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之情察臣今日不得不歸之故勅下該部照例放臣回籍奉侍老母俟母養獲終臣照舊赴部供職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也臣感恩益深曷報益切致身捐命所甘心矣臣心懸切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戰慄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自陳不職疏

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臣海瑞謹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嚴考察事臣年五十六歲廣東海南衛籍番禺縣人由嘉靖二十八年舉人歷任福建南平縣儒學教

諭浙江淳安縣知縣江西興國縣知縣戶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寶司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隆慶元年十一月內復蒙聖恩起任今職近該南京吏部劄付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奉欽依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員臣奉官四品例當自陳念惟皇上先釋臣為再生之恩後用臣又不次之擢是矢心苟報羣臣中當莫有如臣者矣而臣稟質庸愚才猷淺薄感德之情無窮報德之才不稱言思供職有負初心夫我祖宗惟留都以右通政員掌司事辨駁公文詞狀而發達之無出納惟允重寄也此不稱官他復何稱是檢幽而黜羣臣中亦莫有如臣

者矣伏望宸聰俯察將臣罷歸海濱別揀英才以充斯
任進賢退否大舒乾斷庶幾乎政事無微不舉而聖治
益隆矣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緣係自陳不職乞賜罷
斥以嚴考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官江大斌齋捧
謹具奏聞伏惟勅旨

改折祿米食糧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臣海瑞謹題為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
節被災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災所在
甚多分数應題請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覃敷洪恩

賜之改折賜之蠲免小民歡忭鼓舞感思無窮極矣臣
復何言但今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霖雨為害霜降後
水漸消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氣濕熱冬至後不能播麥
種播之不生今距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尚十有
五六滄深水中來夏麥秋預絕望于今日矣且災止一
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揚徐邳南而浙東西西
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
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四十年水災先皇帝准將
五府六部衙門米悉與改折止論水災則嘉靖四十
年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年二麥缺收則比嘉

靖四十年之災又過之今除內府白熟米係上用所需臣
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朝米并吏役監生樂舞
生天文生醫生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江南今歲之
窮此照嘉靖四十年例勅下該部覆議盡與改折其折
銀即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留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
以濟諸員役之用况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
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年
總督倉場侍郎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放一平收
兩平放又加耗米二升為七升除去三升脚米尚有四
升祿米隨取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

積合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
雖與盡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
兼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懇乞皇恩
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開吳淞江疏

題為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事禹貢稱三江既入震
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于海從古而然也委江
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
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巨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

惟此胥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
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就為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
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為害之大滄汜禾畝如嘉靖四
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為滄沒漂汜之患亦時有
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
一日緩也臣于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
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子民按行故
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
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
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款取蕙之二麥

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伍分矣饑
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蕙河夫銀臣本
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深陽縣鄉官太僕寺少
卿史際義出賑濟穀貳萬石率此告濟饑民按鄉給與
銀米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
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頂嘉定縣知縣卞一
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戢矣但工
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
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
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民民饑當恤吳淞江

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饑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為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饑民事臣于正

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于二十七日也歷常熟縣地方父老紳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饑民之能赴工于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濶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

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露誠為妨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上銀尚有餘剩可克他用吳淞江河因饑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饑民尚苦無處起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饑而無益于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于目前之饑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

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尚可成此一河道也饑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饑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處補練兵銀疏

題為河工告成乞賜處補錢糧兼旨後故事臣于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勘得吳淞江淤為平地約有八十餘里三吳水利此為第一各縣民告饑甚急臣思昔人

興工救荒旋于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實自初八日以後人工方集二月二十日後漸收工二十九日告成臣親行相視量得開深該一丈六尺面濶十五丈下濶七丈五尺前估計題請該工食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止用過銀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七兩東西二堤未開并近堤一里內再議開深三尺以受堤外渾泥并管工犒賞開堤造橋等項共再用一千餘金可完事工成之速工費銀不盡用其估計之數人夫以饑趨事連月不雨有天幸也又勘得內出之水係清流外人之潮湧帶泥土若內水急流則足以衝蕩潮泥免於淤塞父老皆稱

太湖水道節有攔壅計有嘉定縣夏家口吳江縣長橋長洲縣寶帶橋吳縣胥江口處行委同知黃成樂吳宗吉踏勘凡可通流入吳淞江去處逐為疏濬畢後方行開堤又臣于正月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勘得白茆一河果是淺狹亦于二月初九日興工估計該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該縣于三月初報完工六分計至二十以後亦可漸次收工完工不過月盡矣其吳淞江工候旨未下臣權宜借發松江府蘇州府練兵銀各一萬兩鎮江府銀二萬兩白茆河借發常州府練兵銀一萬兩蘇州府銀四千兩先因各方水災臣令徧修圩岸

塘浦支河堰埧賑濟原查蕪河賦罰銀兩聽各府縣充用是以解至吳淞江白茆者其數不多今松江府銀一萬兩補足餘四萬四千兩未補伏望皇上將臣二次題請俯賜俞允借發未補銀兩容接任撫臣如數調取補足白茆河未完工并復家口長橋寶帶等處及四府圩岸塘浦支河等項巡蓋御史吳從憲見在巡率約至三月盡可成功矣夫事貴善始尤當善終若使先年時加修濬吳淞白茆豈至于塞自臣到任之後查得水利官皆分任別事別差委問之水利茫然無知水利之事與己若不關涉上司不以為曠官本官不以為失職水利

不興其所由來久矣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河道圩岸塘浦等處着令時加修理撫按以此殿最府縣部院以此殿最撫按庶乎旱潦有備年穀豐登民獲秋水之利而國計亦有攸賴矣

革募兵疏

題為復兵制以省冗費安地方事自古聖賢論兵止是言教之坐作進退之方教之親上死長之義自此外無他道也以故寓兵於農田獵講武我祖宗初設旗軍繼後復設民壯即古遺意為之不知起自何時流弊至今專行召募夫本地兵今人呼為主兵自也召募呼客

兵亦既明知其有主客之別矣既為主人未有不顧其家者賓客忽然來忽然去視今所主之家固傳舍也其長其上其將領部率傳舍中主人也一朝一夕可以使之親之於平時可以使之死之於有事乎出力以養軍出力以養民壯加之餉兵今告病矣賦歛於民日增日重害在百姓之身未足言也二三十年以來閩廣浙直之變大抵生自募兵召之則為兵散兵則為賊再有召募又不過即以前日之賊應之徃徃來來外援內閭當事諸臣亦非盡暗其莫可測度之心不之知也為是小民偷逸成習一僉為兵載塗怨讟驅之守戰事有難為

皆由召募之道苟應目前不講之祖宗之初不設為今日之法此大誤也臣生長瓊臺親見兩廣兵事年四十八官歷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處正當寇亂時節聞之識者聽之道路未有不稱募兵貽害地方亦未有不稱養兵之費有損無益者人心同然祖制當復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臣所言及其他地方事體類臣所言一併覆議速與施行若謂俟我兵練成然後漸去召募二十年前曾有此議迄今未見練成一兵未見去一應募一言截斷而事定矣事定而祖宗之制千載一日矣支吾之說臣不敢為皇上道亦不願該部復作此等議論

也

被論自陳不職疏

奏為自陳不職懇乞天恩亟賜罪斥別選賢能以當重任事臣于今三月初二日見印報該吏科給事中戴鳳翔論臣沽名亂政大乖憲體臣即所計逐一思省無一字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言官誣妄臣請為皇上陳之蘇松常鎮四府路當衝要府縣官日以迎送過客為事小民冤抑雖有欲為分理之心而日無暇時往往棄置不理事涉鄉官舉盜又憚勢豪寢閣不行臣聞之久矣臣到任之後所准狀果是比前任撫臣為多

通民隱抑強橫也江南民風刁偽每放告日多動以三四千計臣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循舊規月以初二十六二日放告非無日期也惟人命強盜貪官不拘日抱牌訖然三五日約止准一二狀盡批府縣情重罪審非臣所問自十一月以後則告人減前所挂極少惟巡歷所至縣分准多如前謂越訴不答有之誣告未嘗不加重刑駁乞招卷歷可查考種肥田不如告瘦狀蘇松常鎮有此民謠久矣府縣官招呈徃徃兩可調停誣告擬罪輒曰姑念貧民愚民改輕擬詰之各官則曰一向如此江南民刁好勝非此不能解爭而息臣披先年

招卷果若所言謂非法也曾按肥田瘦狀之說刊告示以禁之臣援先日民謠以禁府縣鳳翔乃捏謂民為臣興謠臣列為告示乃自彰其過使鳳翔今日得為借口耶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謂實有斷賣文契也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其人厲民致富者誠不為少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實賣文契耶臣於他府縣告係白奪之狀聞行一二惟華亭縣告鄉官狀所准頗多蓋華亭縣官田宅之多奴僕之衆小民嘗怨而恨兩京十三省無有也臣於十二月內巡歷松江告鄉官奪產者幾萬人向府縣官問故羣舉而告曰夫民今而後

得反之也向諸生員問故則又羣聲而曰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鄉官之賢者亦對臣言曰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監贖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再後狀不准理民亦畏不告訴日積月累致有今日事可恨嘆先年士風不如是也為富不仁人心同憤乃鳳翔係嘉興府人嘉湖與蘇松接壤婚姻交際如一府一縣之人然鄉官富橫則既知之素矣鳳翔果有為民為國之心不私親故舉而聞之皇上無不可也今本內隱下官官不說止說杜民隱下實賣契書不說止說五年巧為言說為鄉官立一赤幟不為小民伸理多年莫訴冤抑可以為

言官哉鄉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報數冊到臣見在天理人心不容民滅鳳翔獨無是心耶鳳翔不考其初據今日論謂民為虎鄉官為肉不知鄉官二十餘年為虎小民二十餘年為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之今還之原非鄉官之肉况先奪其千百今償其所償無幾情見乎詞臣竊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祖宗設有軍士民壯今日別行召募成法之壞久矣臣于到任之後各該管兵官計議計其不可驟散亦計其係是况畢時分除去土兵福浙兵數不多聚論則多而散守十餘處地方分數則少散之不難水

行者送至定海關陸行者送至杭州方給路費娶妻置產者原議不散謂其與土着無異也選練軍合以克把守又革去供過客吹手護送并拘解犯人脆弱不堪敵寇民壯以存兵補之原議如此案卷具在類各官計議停妥是以散兵雖多了無言說聞報之日排入都院賴湯兵備權宜救解不知鳳翔何聞何據也原練兵銀十一府州歲共二十萬兩奉旨留五萬兩每十兩內計免其三徵其一十一府州俱如此派奉旨如是非各府置不理也十一府州一體而行何謂偏累止照旨共派五萬兩何謂兵糧仍派仍有加派徵之民輸之官臣必行

文府縣必有冊卷臣能隱之耶鳳翔捏無作有不知何故連結倭寇攻陷城池誓血為盟剗庫斬關行旅不通煙火不絕事干地方非小小也臣欲自為遮蓋巡按御史張問明巡按御史吳從憲巡江御史李紹先時常巡歷蘇松四府與有責焉縱重任在臣如彼不言為罪不小肯為臣遮蓋耶鳳翔欲陷臣而捏為危言以欺皇上鳳翔之罪大矣蘇松四府水荒為甚是以臣議開吳淞江白茆楊家濱葑河各州縣編修圩岸塘浦支河興工賑濟江北之荒比蘇松尤甚劫掠之多其經奏聞屢矣謂亦募兵所致耶建德縣原無驛遞非正路也二十年

來行者憚江西驛傳道九江兵備道二衙門掛號裁革其路始通臣聞之久矣臣初到任即行池州府查議并移文江西九江道申復相同彼不愛彼江西之民而反欲臣行之耶詐稱勅訪民事乳臭童子此可欺之當路之官非婦人童子也府縣官稟說今年水災富家欲照往例取租佃戶稱無收稅賴臣令之酌量災數二家均認嗇矣富人哀此斃獨又當再酌口說如此未有禁示先年糧長往往於收糧時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後算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伺候償債公私並舉錢糧難完臣因府縣官之言有告示禁革謂待完糧後方私下

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臣官南通政日妾死于七月十五夜係自縊妻病死于二十四夜妾死于十一日之先妻死于十一日之後無妻先妾後妾歐妻一日致死之事錦綉參謁臣二為部屬見堂官皆然未聞人謂堂官為借名尊之分也臣未嘗差人越境挈人討船之辱臣所未諭皂隸說事少者五十金多者百金出金何人禍且立至何人被害狎慢士夫何官爵何名姓其他事端臣不敢一一煩瑣以瀆天聽鳳翔論臣捏有指實謂臣自德州而下用夫一百名則驛迎有循環簿謂臣柴燭取足本鄉有司則番禺二縣有用度數欺天玩聖臣查

所准狀并問之府縣絕無此語招案皆在陞任同知李世蕃被皂隸索二十金李世蕃見任南戶部員外王司業被皂隸索三十金放免王錫爵見轉北司業擡轎直入二司中道致害夫皂挈責三十臣當時所遇二司令熊汝達張尚大周舜岳羅元禎見官廣西雲南廣東人口可問者臣不能籍其口使不言文卷在官者臣不能滅其跡使無徵驗臣所以謂無一字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臣誠查省之久非敢上欺聖明強為辨說也皇上勅下該部逐一查勘可以知鳳翔之妄矣然鳳翔論臣每言其小愚臣負國其罪實大夫總理提督

皇上昇臣重權行無不可而足以有為矣賢能當之二
三月而治化改觀無難事也蘇松常鎮賦役不均是第一
一事臣任九箇月矣而賦役不見均平次是軍務而軍
兵未聞強壯禁誣告而刁訟未息禁浮靡而侈僭如初
謂扶弱被侵奪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肆侵奪而富者自
富有臣如此負國之罪可勝言哉可勝言哉鳳翔論臣
誣捏其小遺忘其大是非不明則政事惑亂近日科道
諸臣奉公建言者固有其人其不公者徃徃逞已邪思
點汙善類不為鷹鷂以報國返為蠅口以行私營營止
樊人增懼憚閣部臣明知其非亦兩可議覆而曰畏其

口之繼也窩蜂難犯不得不然臣竊謂畏其口之公則
可畏其口之不公則不可是非淆亂則國家之理亂由
之三四年來公私並行議論騰沸賢否莫辨人無定趨
有識者曰詩人之訛訛滄滄也臣願質虛實以明國是
兩可敗正死不願聞伏望皇上亟奪臣官別選英賢以
伐其任而又大舒乾斷別白是非微臣負國鳳翔欺君
兩不寬貸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宗社幸甚臣不勝
幸甚

告養病疏

奏為衰病不能供職懇恩准賜歸田以延殘喘事科臣

戴鳳翔論臣沽名亂政人乖憲體臣近見邸報皇上不加罪責着臣以原官總督糧儲聖恩廣大無可報矣臣復何言臣嘗謂今諸臣全犯一因循苟且之病皇上雖有銳然望治之心羣臣絕無毅然當事之念互為掣肘互為排獎而又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國俗民風日就頹敝臣二經論劾衆口嗷嗷臣尚執已為是臣實見得是也孔子謂施于有政是亦為政總督巡撫推行之大小不同而施于有政事功則一臣尚欲以身為障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為標開復古之門路蘇軾有言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

天下可為臣日夕念之職任所到執臣而行補報吾皇或可萬分一二也但任事在君臣奚契猶在年力精強臣氣體原弱從來疾病相仍古人稱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去六十僅三年耳天道一周人身亦一變新春增年又覺衰憊目今痰氣交作血氣益虛每一動發昏迷半日勉強視事不知臣者謂臣未衰臣之自視外強中憊衰弱為甚况臣母今年八十一一向隨在視事之餘得以左右侍養而老人樂所自生日念御井臣報君事母交戰胷中論臣衰年養當奉母伏望皇上察臣苦情臣前自陳俯伏俟罪萬一皇上寬恕不加罪譴賜臣

回籍永終田里臣廣東瓊山縣人瓊山萬里京師微臣
忠悃無日可達臣再有一言焉臣叨在巡撫凡所施為
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
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
輕改臣事忠信之事蠻貊可行勿謂鄉官過容口大難
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碑不得上聞而不恤小民仍
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不得如前挨日
侍遷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
求合俗事必認真九分之真一分放逆不謂之真况半
真半假者乎閣部臣之志定而言官之是非公矣閣部

臣如以不臣言為然自以徇人為是是庸臣也是不以
堯舜之道事皇上者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
成功遂階宋室不競之禍我皇上何賴焉胡銓之告孝
宗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
勿聽之可也宗社幸甚愚臣幸甚

治黨邪疏

大理寺右寺丞臣海瑞謹奏為懇乞聖明賜乾斷重治
黨邪言官以定國是以正人心以扶宗社事古昔聖王謂
天子君臨天下一已聞見不能寄遠以其責寄之臺諫
之臣故臺諫之臣為天子耳目夫人一身必目而後能

視必耳而後能聽官名耳目重任也切任也臺諫膺
此重任切任是以苟有論列必隨天下公議公議所是
臺諫亦是之非天下之公是不敢是也公議所非臺諫
亦非之非天下之公非不敢非也廣東道試監察御史
齊康正皇上耳目所寄也其論輔臣徐階備載貪穢實
跡中外傳聞人人駭異夫徐階輔弼先帝十五年無能
改於先帝神仙土木之誤律之大臣以道事君之義階
誠歉然矣然階與惡嵩同相十一年嵩以其貪階以其
廉嵩以其邪階以其惡嵩父子迄不加害罷黜惡嵩以
來階為首相天下駭駭然有向治之漸謂非徐階翼贊

之力不可也今以老臣復相陛下陛下信而在之其才
與德諒亦昭然莫過於聖鑒下矣孟子第人臣品類謂
有事是君則為容悅者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
者也徐階心在社稷是雖畏威保位間不免于容悅順
從而隨事調和足小補于天下且其不招權不納賄素
所親厚事在當斥而不為之容素所怨惡事在可取
而不為斥逐古之所謂休休有容克伐怨欲不行焉階
亦有之有臣如階者天民大人品題不及謂非一時之
選社稷之衛也哉臣之所言中外公議徐階一大公斷
案也齊康身為御史任陛下耳目之寄乃敢不顧公是

公非捭架無影虛詞汙辱宰輔次相李春芳清勤慎守
保惜名節均之可必其為善不為惡人也康奏連及也
善人君子齊康一網打之矣康將以其狡且克如高拱
者謂有才力而進之以輔陛下禍天下乎盜賊資性克
強刁矢慣熟故殺人刳財無所不至小人非才不能動
人小人非才不能亂國今天下動極而疲正宜崇惇大
養和平續一綫之脉以濟之生全之區其亟亟也復付
兇醫再施毒劑識者知其不可康乃以是為非以非為
是欲陛下斥階而用拱焉臣不知康之心何心也惡知
高拱誠不可一日使居輔弼以當鈞軸備在南北科道

十三疏中中外共知臣不必贅論所可恨者齊康甘為
鷹犬受高拱指使搏攫善類頌一己爵祿不顧天下安
危罪浮于拱矣采揚申試邑有聲却使者以不降意誣
劾之時有猶嗜鸚鵡徐階情可恕乎伏望皇上細加體
察如果臣言不謬速賜乾斷罷斥高拱將齊康重加刑
治以為人臣黨邪不忠之戒庶階春芳得以安位行志
朝無小人君子道長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戰慄恐
懼之至為此具本親齊謹奉奏聞

序文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今天下何世哉予筮仕得遊中都歷天下幾徧既歸鄉
閭竊嘆世之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說予始
聞而疑之以為特市井小人自為風俗俗性中只有箇
仁義禮智知輩讀書知禮義辯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
如此已而交與益衆更歷既多乃知我輩出沒于聲色
貨利之場不得不已奔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成不休
蟻之附腥膻蛾之投燭火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為過
之古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己下此小康下此人漸澆漓
叔世季世利趨便奪發塚詩書詩云曾是招克曾是在

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書窮理之時不自欺
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入又不必言矣攘攘利往
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久矣一旦鄉龍
岐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字德範縣庠弟子
員也素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海寇犯村
舉村挈家奔散家用百凡無暇為顧余達妻特特包袱
裹銀肆拾兩及餘物匆匆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無有
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間人物也數日得失主人
氏當官衆完贖歸之包袱內藏織芥無失先是張氏訟
官疑似扳指官追為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

不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隆張衡鬪爭不已之患不為利已不為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况焉余達之懇求村衆之怨息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之而後得之者吁賢矣失主未明遲回有待今日慮事之周先是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滿之胎監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知父老請不辭而為之序府縣爰生喻義學憲王公進生原膳生加優

禮上人之所自為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齊陞浙藩大參序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選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推重勢專補按輅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已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真假行已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為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勅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

也聞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
貪一節已出士民望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
不得援為奸蠹省徭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
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宜天下并宜于瓊
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
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
為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保障之功際變無禦
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為何職矣今不異位公獨毅然
以身迎敵為士衆先昔之驕子見戲盡法律之與守瓊
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衄不易初心士之不以成敗

論人者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勅諭庶幾矣士論謂周
殿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胡南山之
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願洞陽志平寇亂似涂伯輔
今晉秩象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
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
績具在口碑不為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修之
功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真道矣擴
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满分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
獲用書以贈

黃廣臺思親百韻序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集義慊心以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修此孝弟養成此浩然泰山巖巖塞於天地孟子之所以充滿於其身者不徒然矣斯道也堯舜開之史臣約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以徽典繼堯孟子以義氣上接堯舜無以異也然二典隱而不發知言養氣憤激人心源無異也而孟子益為之擴其流焉韓愈氏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以此而已自是而後上之人無不譽髦斯士每以士氣言之鼓舞誘掖言氣不言義配道與義而義存乎其中矣義氣節氣之說大抵宗旨孟子以浩然之氣

養士以繼往開來之責道德性命之微屬之士也聖君賢相百爾有作得士為功而今之士下應上求則有天謬不然者謂孟子養氣之言不知求之入則孝出則弟之義職在庠序朝廷官之曰弟子師弟子師云者無能可否於諸士子之間建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弟子行之師和之去孟子粹然仁義道德之言別為一種無謙遜無長上競利鬪狠世俗之氣唐代肅而下太學生醜行無賴今日如之商賈之心屠儉之行乃留更僕未可言也是舉也是義也至大至剛既義與道有之乎其最高焉者决状元進士於科第之榮而亦不出於貧饜富貴

之念有秀才之名無士氣之實顯昂蹇踞較之孟子雖若毫釐之差義利邪正較之孟子不啻千里之謬過大學之門而不敢謁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濟濟多士瑞嘗目擊一方反之天下思及天下驗之一方同流合轍為我國家二百年養士痛而曰浩然之氣將絕響於今日也安得孝弟之人語之以師長之職一旦廣臺黃先生執思親詠刻示予更祈藥括以為弁曰將執之令諸弟子見其端知其悉循循善誘有依據也先生教長沙長陵其名人士皆有端範貞教之頌先聲有在非苟祿建空名于諸士子上人也身言兼之廼道術於既

倒返士氣之方願師道立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有望矣用是不辭而為之序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廣臺錫之真正大英雄却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晦庵之說得統孟子諸士子慎毋以予言為不然云

贈王朋江陸寧波府太守序

自秦而下天子奉天撫有天下內公卿外守令殷輔參陪官惟備矣君子謂惟守令為重蓋先生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諸侯今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守令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我祖宗待守令加隆繩守令之法亦加嚴悉日久法玩皇上御宇吏治一新銓部諸臣拳拳然

守令惟念然迄無如孔門由偃漢世卓魯龔黃應上求者起于官為傳舍不如私土子人之專入仕之初有異心矣而又聖賢之言不足以破世俗好官之論患得失為初心善承迎為完計理不勝欲而卒之民之於守漠然不相關矣論者欲為核實之方久任之法久之誠是也此自國法為良者言耳法有所不及君子一體萬物不以特而加損率性而行不因人為作輟是故立木於田宅樹畜之先和心於庠序孝弟之後文為經綸武以保障仁興利明詰奸隨事而應應于其方莫非為民計也亦莫非自性而來也故居然世俗之論無忤于撫按

無忤於卿士大夫而又欲無拂于民簿書催科儀文獄訟富于教無間焉性分曾有是來乎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保民也保民而分所保之念於于譽之人此時此心為誠為偽心誠求之自性而求之也性無是來君子率性是故上欲官之執此以往同所性於人上不欲官之執此以歸守所性於己聖賢之道也道自聖賢參於天地故愚嘗以為據孔孟之說而行之官之善也別為一種巧宦之說圓變自今不自古惜不善官者也而未易與俗人言也隆慶三年春寧波守缺銓部以朋江請天子俞之朋江能於性者也乃浙弱女貪詐

之風淫靡游食之俗今得以改其舊一人標準而世俗之論破矣用是因同鄉輩放為贈忻然書之若夫縣令之政御史之真君子曰青蘿先生為不亡者古人愛人不以頌而以規言可畧也

贈史才齋陞浙藩大叅序

為兩學師生作

瓊古珠崖郡今敞區矣貨饒之名尚在人耳有吏于此後視今今視昔未涉鯨波先營囊橐甚者蓄貨積賈如餓豺狼上率下法以貪濟貪民日居剝削吞噬中矣且地去京師萬里按輅不及毀譽言易清甚哉賢者之難也莫能久於其位而貪者酷者焉能有無者比比巧彌縫

蒙私庇無利於民有悅於上謝令去不亟上官不我誣也中人值此干譽動心百計逢迎無恤人已暮夜無知瓜子海物不可得而言笑奪諸彼以予此且惟籍譽口則申媚之士子鄉官之奉一需之民而民愈難乎其為生矣遐陬肆意貪泉負心嗟嗟遠民蘇息何日聞方齋史公來自晉江守瓊晉兵備七載一日如節省民費嚴勅吏胥謂民寬之所及也天水違行雖小而慎姑不為悉珠瓊之名人所忻得公習覩之矣餽遺先例公無犯焉土貨民財不入胸次脫於其俗愜人心矣燕喜課士訓先仁禮得一善倦倦然獎而納之惟法所至則又

小民同公不為故異愛民愛士有權衡焉先例貨若士而遺民不與行也持法不持私後先政事大率如此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公其有焉以此益民民得蘇息先時兒戲論兵公身先士卒寇來迎敵退躡踪士驕將慢不奉上命舊矣公一以法律之事有誅之不可勝誅者不得已存化行以漸之心而實執孫武宮嬪之法屢經敗衄益勵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及公重焉知公也誌紀黎亂屬之涂禁之才與志十字即邑公日夕未忘也外寇才殷叢未暇及可謂有其志矣士論上周柳塘殿山次及公言兵則謂

公發揮之可余上下今晉參浙政乞言以頌夫公奉職不恤身執法不為黨淡泊養心不見貨利是道也普之天下可也何有於浙士心鏡善惡無係於私可念也用是不辭其請且使後公者知有士論公普及有日亦思為璫計云儒者高不臨深言無忌也今日私恩明日公法漢人行之毋替發揚之功益廣兼包之度一体萬物蕩蕩平平又諸士終惟厥初之望頌不忘規意也併書以贈

壽南瀛吳公八十一序

南瀛先生吳公家郭南自幼以忠信之美聞於黨里

雖溺於世俗華靡之中不安於世俗華靡之習谷神不死
謂天地根莊老發之世之言養生者宗焉公得天之美
不期近似已而業即序賓上國友及天下貌古心實識
者器之藏其虛寂之体而不能顯其因應之用師莊老
而失焉世有之矣嬰兒未孩亥與完固然區區內守無
補于人無裨于天下國家君子無取焉弱志強骨莊老
非為養生計也養生之秘率不外是存養立命言其功
還虛久視推其效無二說也公壯年學問本原於孔孟
發揮充拓執古為貞定御今為應塵實之莊老歷仕歸
田中道若性瑞嘗接之始末秀才事業無傳於人不必

言矣世宗皇帝銳然有為初年志趣超三邁五雖土木
一役亦罕有以是當簡在者公晉甲科郎署工部適承
其會鮮我方將經營四方進四品留用駸駸然世宗之
視公大用指日笑念彼共人取途權要公上答天子下
揖相公凝神抱一執此而往泊如也以此罷歸亦竟以
此自信雖享有田園之奉而胸次悠然實超然於富貴
之表怡：閭里將若終身且日規日勸謀與鄉人同歸
於道事之苟陷不明則亦已矣一有明焉子姓至親法
不為諱失之於前復之於後與先日逆覩嚴氏今日誅
七守一不阿無異張公藝以九世聞無能改於武后之

非而重高宗隱忍之過君子尤焉公不為無忍不為百
忍白日青天其心其事大率如此用能滌除玄覽開闔
天門斂藏於專氣致柔之淵迅通於冲用不窮之會惟
公得天惟夭壽公不偶然矣瑞公門弟子所願百歲師
公今癸酉二月八日公八十一誕辰也知父老子弟謂
予知公徵一言為公頌先得我心樂共此舉知人之言
又曰公父復庵唐尚書諱賢秀為瓊始祖公繩祖武發
祥有在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下之道蔽于是矣凝神
立命無越于此復庵獨觀于復惟公以復得天源蓄流
長久作子述詩云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

爾後公父子以之并書以頌予傷公之未究厥用也載
營魄抱一言公言其心也榮公之壽本於復庵原其自
也道其實也唐尚書公世遠事湮言可畧云

贈周柳塘入覲序

善言人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天地萬物為人性所必有天地萬物為人道所當
行仁人性也少有不盡之分而生人之道缺矣我祖宗
設官分布寰宇待守令至隆律守令亦急而峻夫其特
於守令加之意者蓋天地萬物之性于守令也侔之專
天地萬物之性于守令也行之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

欲我性也是故寒為之衣饑為之食爭奪為與之息有
倫理焉講明使之知所趨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猶之吾
身言身則疴痒呼吸之必調言道則起居食息之惟慎
是故守率守之職令率令之職而性道行乎其間矣慨
自性學不明國法日久弛玩謀家利己之念勝彼萬物
一体之初不曰官所以行吾性也而曰資之以榮吾家
也操筆而儒者操戈而盜蘇老泉未若遠之可憂萬里
京師之瓊實當之閭閻疾苦之情顛賴之狀生靈之命
懸於守令不懸於天子尤有難乎其為言者矣柳塘周
公今二月蒞瓊一以聖賢中正之道行之即所行政若

宴僚屬清符牒懲惡勸善節用愛人和平之中嚴毅濟
之宛然顏賜由宓諸人矩度下車之日百利隨興百弊
隨革無所不罄其心矣諄諄焉教化先之舉斯民同歸
於善公用道學飭吏治龔黃卓魯不足為公言矣不徒
從事於簿書獄訟之間而直探斯民心心相感之妙用
聖賢準矧叔聖賢治功窮谷深山莫不翕然有去羶
公是從之心莫不忻然以前無有也為公頌若不屬已
有與已不相干前後之守則然也公認得為已何所不
至二百年來民情今日始洩二百年來民心今日始安
秋八月藩司擬公入覲遵王制也瓊民幸公之來悲公

入覲於公又不免一歲之隔赤子慈母可朝夕離乎士大夫之情與民同之徵予一言為公贈予嗟吏治不貪則俗古君子不可復見於世也於柳塘見之忻然書此以贈且以從公覲事畢而來歸速慰民望焉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聖天子壽考作人付其事於國子學在外付之府州縣庠成周九兩繫民師用賢儒用道我朝因之重選也近年以來學校官無可為諸弟子範者諸弟子自為就師特營舉業希科第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三五員費民祿食共而為之銓司視是空名無補薄之不與權顯遷次

士子得此因亦自薄一官終身素餐為事見今日之非不求之先日之是藉口為貧而仕習非不可破也而祖宗設官初意無可言矣元山陳先生幼負大志一旦以資年應貢授古田學訓拜命天庭充然無界貶其官之意日與人曰君子性定于天官爵不與胡安定教授蘇湖今如見也特非人為之耶吳沈諸賢相繼知我朝有初志剛氣邁予聞而嘉之願一言為元山助元山之所已知者不必言之矣夫君子講道於讀書窮理之時而不能不移易於外與物交之際是則世俗之論天下皆迷牽之而已浩然之氣原自天惟惟孟子發之後世

因之有士氣之論夫士威武不能屈富貴貧賤不能移
任以天下誠非復養浩然^長河東注百折而不回焉不
足與有為也以氣養士無遺說矣然孟子義慊以生今
人爭克物之長一切利則趨勢則競無長上無謙遜莫
能由孟子之浩然會堯舜之精一小人而無忌憚也難
以士氣言之俗謂秀才為難管言氣之無有于道也學
校官不能止其用氣之邪反或和其用邪之為當相率
為謬周惇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
天下治矣其能之乎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是無惑乎理
天子臣無克艱之思心膂恒難其寄之嘆皇皇當宁若
無一臣可為倚賴也朱晦翁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
却於戰^二兢^二臨深履薄得之若氣血粗豪一點便不
着也與孟子浩然之謂正相發元山正氣人也予慮其
或牽于世俗之說也用是即士氣之直養無害配道義
者以為贈元山之所已知者少有過焉吾氣正而相說
以解矣不必言也

贈顧懷東晉京兆丞序

天子奉天子民我祖宗臨御在外以其事付之府州縣
布政使統之兩京二十府直隸六部順天應天不以直
隸稱秩三品體貌與部寺一根本重地天子所寄以奉

若天道父母吾民戶若丞其選也王化首被四方瞻仰
故凡爵位服命望司府特崇重焉列聖率由未之有改
至今晉秩往往六卿之亞布政使無及焉人榮且崇之
亦未之有改問職分事庶富教無聞焉素祿曠官視外
司府為甚彼其人之自視初不曰食浮所事人也銓部
亦初不曰職業不修人也其弊起於仰望待遷之說謂
官列九卿不應後爾細務又畿甸法工部理銜渠御史
分五城巡察殿衛庶奸犯近侍董國威拱衛宮闕奉一
人府縣事無侵及也今也不然有侵而為之者四者權
力與府尹丞抗彼侵之從而與之事可自行者謂體貌

隆重不當為侵有於人者謂先例于是不能反制無是
也而今自失之順應之民休戚于尹丞不相關涉尹若
丞今日人猶崇且崇之吾誠不知所以為崇不知其所
以為榮矣懷東先生壬辰登進士第任給事疏大禮大
獄諸臣息者與先皇帝爭是非忠心義膽爭光日月三
十年危且賤安心處之無幾微見顏面誠知吾職所至
而議與之俱未有守道而失官者毫髮說隨不為也志
氣既起塞于天地舉而措之無不可也今春以銀臺叅
陟丞京兆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聖天子化行先迹
於懷東乎屬之矣北上有日執贈處義懇即氣節稽事

功占小於大忻然書此以復非為佞也若夫昧虞廷協
恭之義漫不可否事占筆涉位署惟謹如韓退之所譏
者又不必為懷東言之矣

贈趙三山德政序

天下官于民稱父母自縣令始其切近于民稱官則一
邑之人春溫不稱官則一邑之人秋殺亦有縣令今天
下令何以哉下民益虐取脂膏而囊橐之盜跖四知口
雖不明其然心實視之天下同風為當然事其不然者
徂于世俗行已清濁間于今為利之說執而行之上司
逆客鄉士夫有私厚焉秀才一介儒生無勢而有低昂

口舌厚學校士又今人謂居官第一事也上下渾成一
團私意心與口居之不移又視為當然而行之矣貪者
此其彌縫不盡然者此為要譽遷擢完全之計私厚用
財物財物民之脂膏充之私厚聽鄉豪武斷貸于此究
抑於彼今之仕也為己曾有念及吾民不暇及其他者
乎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豪髮浸滌
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也今
也不然變而雜犯其視之為當然已非一朝一夕之害
矣况瓊去京師萬里貪泉易心毀譽淆雜予方悲豪傑
之士無所待于人而與者無其人也萬歷天子登極之

秋三山趙君以奉化邑博任瓊今旬日間一邑忻忻向
榮百凡改人視聽父老謂世道一新二百年來無此縣
官也瓊今日得有機會饑食渴飲德教流行交會之間
說者之言有所感發而然非虛美也三山政績見紀瓊
治錄刻本其未詳者諄諄然禮義忠信桑綿麻豆日為
小民喻勸相質為奴之俗用柳柳州方計疑之里甲絕
其費用紙贖捐之與民隨事而應無非民教民養先聖
賢有行之法三山直方豈弟實政實心待小民溫然可
掬赤子慈母不是過矣僚屬吏胥豪家奸黨先有借之
為虛譽視為當然三山一以朝廷明罰勅法行之一時

人快其峻目之曰趙御史愛三山者持不獲乎上民不
可得而治矣之說三山曰獲乎上有道舍誠明而得之
上吾不知之也吾不為之也三山氣剛行峻如有民不
知其他大率如此同能脫小民于水火之中而不免置
奸豪于夏日秋霜人所不堪之地謗言朋興願公之去
良有自矣昔人不以得民難為子產病無得于勢豪欺
類世俗之見曾足以為三山累乎學校有知識士無私
計者忿然不平司訓馮先生率之乞一言為贈以釋且
曰請有規焉士習以贈文市利予方病之今日不得其
平而鳴視舊例遷換斯舉有大焉言之不可以已也為

是不辭其請車攻之六章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并歌
之應師生意若曰太剛則折不講於太和元氣區區鬱
火強陽是務去焉庸醫也持御愿易血氣予不敢為三
山願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備忘集卷二

序文

賀貳守陳後溪榮獎序

國家建官正佐僚屬一取虞廷寅協和衷之義惟其人
亦惟其備流弊至今下諂上抗長官稍得專行其志貳
佐僚屬則唐人所云漫不可否事余不負丞而丞負余
府之貳縣之丞無以異也撫按藩臬顛制於上貳佐既
與府正員性命是聽因之而貳佐又復制於其守士生

明 海瑞 撰

斯世不幸而不得為長欲行其志難矣神而通之存乎
其人其功為其取效又反有出於正員之上者後漢陳
侯貳瓊即計今七載雖未嘗以同寅協恭之道過望於
人亦未嘗以靖共爾位之義自廢於已握篆視事七載
中數居其半侯亦惟盡其在我而已矣民情多爭喜訟
府縣事大槩五聽功居他事十之九侯非訖於威惟訖
於貨惟明惟斷民好民惡曲中其情爭於野者望訟於
侯丁口徭賦諸出納令出而施事至而酌惟侯所定民
則安之其他不然侯何以得此於民哉侯有淡泊養心
之功是以得之為明通公溥之用侯昔與予官浙同為

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劉紫山至今以年例不及章
薦為恨建水廉平之聲視永康無異侯既明且平侯之
介實為之且侯之侯節又非可以易時易事鮮克有終侯
之者瓊去京師萬里而遙珠厓虛名至今為梗即侯所
代亦既以得利置富雄閭里矣有風聲氣習而侯不染
民之來者不能拒侯聽訟多於他人百錢之入若可利
矣大者月報上聞事情可怒其小者與民有之不為公
歛怨不於己充囊七載一日惟介惟明民惟公惟德於民
之中侯之政則然也獄訟者不之他而之侯謳歌者不
謳歌他而謳歌侯夫豈一時一事違道干譽偶然之故

哉侯兼理海防事有主至今今迄無績然即其不已以
於行之心小有驚聞輿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為禦災捍
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於信者深也詩云肆不殄厥愠
亦不隕厥問我侯以之其事功其取效先後正員有過
於侯哉代巡燕山楊公復命有日大計粵東羣吏之治
馳檄獎侯其語曰器宇冲和才猷練達海上隄防惟謹
郡中愛惠尤多歷仕已經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
輿議予所聞知無異一時州縣屬教範於侯循例乞言
以張其美予懇辭不得次第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
公惟斷勤慎兼之居官之道無越於此矣侯課應得章
薦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尚有明也諸君信予不為佞
予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

賀大尹趙三山榮獎序

有仕於此承上交下動見尤怨諉之曰時勢之不可宜
者非也夫士患無萬物一体之心爾萬物一体之心人
皆有之以我之心將無不協之心衆人之毋解衣推食
無逆於人不必言矣大而刑罪之加小而呵譴之及風
雨霜露莫非同人於道意也同人於道有不得於人者
乎孟子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三山趙君令瓊今日月計三季代巡楊燕山

公不及章薦馳檄獎之三尹張子奉文行事揖予乞一言以彰其美先無是列而張子心敬之二百年來無令尹言之不可以已也夫三尹與丞同稱佐貳韓退之所云漫不可否事為長官之惟聽今日體貌大都然也三山縣百務一以家有長兄無二上自與宜乎同寅協恭之意微嚙盜皆憎之風熾也乃三尹惓惓然道三山美不啻口出蓋三山誓不貪泉改心帝命三十六字養之既有素矣志在厚民生民服化從義日辭訟中哀哀赤子呼冤案前不忍舍之而曰別為教道也因彼競爭諭之禮義由慰日勤固不勤或戒且農桑風化日諄諄

為實心實政細大兼舉俗吏視迂濶事三山直前為此何心哉萬一體之仁不得已也百蠹攸除百利與興見之日行莫非萬物一體之仁蓋由蓄之中藏莫非萬物一體之義不獲手上竟之上之人與其美不獲乎下竟之人之人仰其澤僚友同歸於道以第稱不俗道厚士隆士於義不於私諸士子喁喁以凱悌頌張尹大道為公淵源有自家聲見於是矣而實則三山心感心使之也面謀象恭不如是也然則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已之求而人之責其得為論心之當也哉雖然三山政尚節氣言冲和尚減分數天地萬物吾一體有

得於光明正大之功無得於和融渾純之用大之似笑而未始融之也入人心則如此矣又此而上其為感將如之何三山勉之哉天地萬物為一體仁道也成已治人道無上於是矣書之復張三尹意為三山賀勉

賀李東城榮獎序

今世官於其地者治下人往往粉飾詞說借貴人為文架無為有增細以巨裂緣書其美進之諛風行而天下無公議矣事之可以已其一也然亦有出於人心之公情不容已者出於則不出於諛或德在人心遠邇同及或饑食渴飲臨深為高目前之功身後千百禩之澤

大小不同德之不忘於人一也且誦德之中監戒存焉益於其人因以益於其民情在是義又有大焉予於東城李君見之言之不可以已東城隆慶六年冬任臨高縣代巡楊燕山信東城初政循例獎之時未及期月也耆老王廷器吳應弟等造予徵言為賀其言曰臨稱富饒邑先後令以富饒利之今日之臨又一臨而非昔日矣我國家官民財法有界限官自為官俸祿紫馬民自為民蓋藏衣粟柴馬俸祿外毫髮屬民枉法不枉法其為賊一也賊在官者法無赦今也不然我民日就朘削見促生不見甦息盡由於此卽有守邑有令聖天子以

牧養寄之如保赤子義也設官分職不為不多有以其子視其民者乎見尹而感天下然也而臨遠方為其東城李侯百事皆民為之惟徭賦惟出納聽斷視若切已事一有不協恫瘝在身一朝夕不能安也燕山之奠侯曰督攢造冊籍為之一清增城垣捍禦為之永賴侯心無不盡之心事無不宜於民之事燕山之所未及知者事視城冊大率相尋將民頌其才冬計今期月日矣暮夜入衙未之有聞也審冊不言常例聽訟不入錢金民予其節居官之道清慎勤三者東城兼而有之邑人有樂利之歡念東城為樂利之德然則是贈也得非情

不可已出於公不為諛者乎二老又即先後尹之民今日曰其人往矣政聲穢跡播人心口若今日事侯與先賢列難其人而今有之解倒懸就衽席民之不能忘也瘴其惡而章其善二老之言凜凜然監戒存焉常目在之如臨師保裨於其人因以裨於其民誠在是矣情在是義又有大焉詩云高朗令終令終有淑用是予其請書之并以為賀

贈東梧馬侯榮獎序

聖天子日為天下求才官惟其備事不立於天下者才之不足於天下哉古人言才於德今人舍去本心則

自為才以不才言才應天子還治其人之人不於其人之道天下坐是為害甚矣哉世習之謬道術為裂而中流之砥難手其人隆慶三年秋予自北歸海上鄉人日有東梧侯之譽謂侯秋毫無染鈞鉅操切機事可用而侯不為與侯之德又若不滿於侯之才予心異之然猶未卜侯中心之願何如也今既四載於茲矣所得於侯月旦評侯得聞之者日詳月益有驗乃知侯獨見本心不徇於俗立異於一時求名於一事非所以言侯也明心見性今天下士動關佛老日流於機械變詐而莫之反純白不備神生不定又佛之所羞稱陋之而不為者

侯先立其大獨認本心與俗見迥異人誤以無用於世認之侯泣事臨民應於其心有規為有揮霍講信修睦息民爭而不示之偽則佛老之心而吾儒家法也內藏其渾純真一之体而外不失其因應變化之用至誠臨下潔已格物古先聖王合內通外紀綱造化經理人物有其心不背於用侯庶幾焉居今之世有人如侯者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天地萬物性分足焉舉此措之天下之事畢矣詩云將將西歸懷之好音予嘗欲侯擴充分量以盡其才特侯本真破天下偽應天子求財意歸老山林獎侯而進之未能也燕山楊公奉命旌侯知侯

之才未盡於侯之德用因學師生請徵顯闡幽為侯贈
且以堅侯復古之念云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天地間和氣致祥乖氣為異此理之必然也然和氣孰
為大曰孝於親為大人能孝弟則其和順即此和順順
之心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一和之所感召而天下之能
事畢矣嘗以弘宇顧君家庭事觀之其和氣之大萃於
一門者乎弘宇母何氏相夫事姑克盡婦道先自益和
於身矣天地間和氣之祥固有事適其幸心迹並之其
不然則惟心之和而迹不與焉何也心可以言和心不

必於其迹亦可以言和而不能以兼乎其心也韓昌
黎謂歐陽詹生舍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
於是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
其心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心樂也夫孺人始
就建安之養母和於上子和於下不必言矣先官浙庠
今登邑令子宦遊數千里外母留安成乖違若無甚於
此矣然則孺人願子道濟四方不願子為兒女溫清膝
下母剝民母利已上母負君下母負學母以老婦為念
之訓顧君朝朝朝夕周旋以之視無形聽無聲恍若母
氏日臨在上已身日臨母氏之旁若是慈訓和順與焉

用為澄民一邑之利有子如此母心誠不能無快於是也古稱父母俱存俯仰不愧為君子三樂之要心契心感融虹洩洩雖隔千里萬外如日見之矣天下之和有大於是者乎澄邑士民僚屬謂弘宇君為祥於茲有自來矣萬曆甲戌春正九日太孺人八十三誕辰也先期乞予言以紀一時之盛予母太恭人今八十四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聞言不覺色動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予子之志未能或之先矣所養所發不過守先王之道出弟入孝以待後之學者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無越於是矣予曰待老母與顧君同哀病林泉無復為天下念風

自火出容保無彊舉於顧君屬之用是半軒父嚴州教授祖後先繼美今又得家有嚴君奕葉顧氏長發其祥無庸言也正月之吉為此春酒數千里母子意特書其一時之和為眉壽介云

贈顧肖坡榮獎序

昔李平瘳立諸葛武侯論法廢之終身垂念武侯沒世如在素有恩貨及已者不至是也武侯何以得此於人哉習鑿齒謂武侯冰鑑無私觀武侯者蓋不必求之恢復之心開濟之心即武侯之不忘於人者而武侯王佐之才盡之矣天下凡章程號令或可以聲音笑貌為於

一時以心感心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者不可強也
肖坡顧君以隆慶六年冬尹文閱月即有興工築城之
役張生世望以別丁糧爭不得於築土二月完工一
時撫按司道以城工信肖坡初政交獎之人心同然張
生一旦將郡邑士夫夫乞予言為贈夫三代而下人心私
憾攻訐受憎毀譽有言而不足為言之信久矣張生曰
肖坡毫髮於民無染百應迎刃而解庖丁新斲於硯不
是過也惟性氣高急興築事用法惟峻民不可與慮始
如是爾過此則慈祥愷^悅沛然如初政矣庭無留事民
享深仁貌肖坡心政不一而足大都不出廉明且斷三

者與予所聞知及諸士夫意無異成陽君窮處於齊秦
太后為弟魏冉計收窮民心王聽之卒之五國之成賴
以不廢七雄時事務成功尚權變不足道也肖坡氣剛
守定土築豪弱無異清改南溪買犢飛詭百凡抑強扶
弱豪家羣然撓之不恤也強項破柱則有素矣寧曰一
介儒生能持口舌短長遷擢利不利因之破吏岸押闔
謬恭敬得其心耶肖坡不然也張君讀書為儒不然也
大抵肖坡之得此於生有本焉武侯有淡泊寧靜之學
是以有李平廖立之感李平廖立之感於其心不於其
事也以心感心是以能於武侯終其身不忘其德生之

誦尹必曰其治於民秋毫無犯然則肖坡城之心服於生
謂不有由哉乾陽坎水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肖坡
需有孚張生復即命安貞其大則顧君之仁一邑之人
有永賴焉言之不可以已用是書其事以為贈

贈顧弘宇榮獎序

曾子謂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華院之贊
有取於大夫之言無取於且易之說死猶生我疾之美
者其毒滋多君子之愛人君子之自愛道蓋如此弘宇
顧君以鄉薦繼改今澄邑僅期代巡燕山楊公馳檄獎
之謂弘宇能於其官也者民某某等循例乞言以贈仁

養義教所以稱說弘宇君不一而足澄民有言弘宇君
則誠無愧於今日之命矣宋儒謂伊呂之道得一縣亦
可小試言君相父母天下守令父母一區大小不同其
責一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一人饑寒我饑寒之是其可
以易稱也哉况今天下之士舍其行道行志之義幸應
舉為國圖慶得官為己利曰要做官則不得不隨此俗
套聖賢入官之道即一日也做不得如借口實之無言
於義從俗可也吁今之所謂俗俗寧古之所謂從俗哉
士而入官舉止語默動與民聞止語默動為民累其
事其心蓋不止於未仕之前失已而已而與人無與焉

者也柴馬俸祿外以一毫充已用以一毫市已私不免
即此一毫為部民殃門皂胥吏外以一人充已役以一
人市已私不免即此一人為部民害僅一人一毫已非
居官之正仁民之道矣况日積一毫積一毫成千百毫
積一人成千萬人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治
岐之政天下無有也古今無有也且以如傷為視下視
岐政不足一二者視之又當何如聖賢之道因人自考
人有言當以吾身自方之乃今也是非倒置其間自以
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借六藝文姦言亂正失真
何可勝紀聰之使人眩瞶出意外不若信吾本心之真

信我聖賢之道之為得也荆公執拗謂人言不足恤居
今之世當有取焉弘宇君志出伊呂之上小試澄邑方
以行志為幸夫亦幸聖賢之道率是有明於今也文王
視民望道姬旦遜碩膚而不居弘宇君其法焉東萊謂
狼曠之烈豈僕之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顧君亦
云用是澄民之言未據者也君子愛人以德特書其可
規者以為贈焉

賀兵憲見庵陳公榮膺三朝錫命序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所敬者寡所悅者衆我祖
宗因之萬厯初天子率祖攸行加惠寓內爰命內外臣

工得封父母如已官而及其配先時黜陟幽明大計屢
吏其無功德忝官常不遂其媿者不與也見庵陳公至
是益榮膺三朝之命矣公世閩長樂人封君太夫人又
奉璽書裁冢中繡族戚稱觴以慶國人遙為見庵公榮
之衛指揮某某日以其事為予誦祈言以賀予惟士君
子立身天地間孰不欲其親偕老一時金章紫綬荷天
寵光也哉顧德不足以使媚於天子因之戒不足以悅
於其親裕後昭先孝子不履已則然也公由進士入官
所至有聞於人嘗閱李三初初稿所為贈公之文公平
事事業悅如見之公能於其人不待今日之贅矣今終

有倣其亮功熙載林揚於世以顯父母有可為公言者
東坡氏謂才滿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
氣也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往不濟茲公兵備我瓊入
境之初正寇酋難行之際恃撫而驕禍機叵測人衆以
此觀公然尚以秀才官虛文無膽千人一律疑公也公
叱咤間羣豪喪膽俯首約束置洶洶水火之人而措之
衽席之上公何以得此稱異於人哉人徒以其見畏冠
如虎公以才以其氣已大物小不見其為虎也天下而
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誰則辨之
詩云孝引翼四方為則然則公之荷總百祿顯揚其親

以丞王休率此措之內無憊外無掩襲其所以及寧可
涯哉國人數其事而稱之如革民壯丁官當驛傳丁糧
民壯及初日之不均者與民均之同利民也予獨區區
於海酋之一言之其大也率海之濱衛所布列冠無畏
焉氣不足以守其才坐是為累若公所為解不為則矣
用是書之以為賀

贈養齋蔡太守撫黎序

自國至今今言官瓊者必以治黎人為一急事然卒未
有以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襲
遂得之以安渤海張綱得之以說張嬰卒之有以服其

心而戢其禍祝在黎岐質文機變吾中國不知其更易
也自有天地至今尚存太古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
天性之真獨有存焉者乎動以弓刃相向自昔記之蓋
以弓刃為雪讐言之具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勢
使之然無他意也苟有以開其心剖其不平彼無不聽
予嘗謂恃有人心小則息爭大則開通十道地為郡邑
人入版圖百千萬年無不可者所恨知此道者之難其
人也乃又賦役繁難官吏該削彼自為誠我自為詐有
以灰其心而格其至不誠之為難乎其為動矣微啟其
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養齋蔡侯見之嘗跡蔡侯澄

海先聲崖州初政大抵事從其真由其質有其內學於
誠而欲求其至比之俗吏矯飾外貌學於詐而務為名
高者不類也有是涵養有是作用方抱宥四材雙言殺旁
村效尤禍變事機浸浸滋蔓正侯蒞任未久之日也單
車往諭侯信侯之心士民未之有許也乃侯為之近不
曰叵測之為凶遠不曰嵐瘴之為毒此何心哉曲曲而
直直之不過數語卒有以得其心平其夙忿解怨為歡
村村如故事與張網龔遂後先無異然則不曰已之無
誠也誠無不為動也而曰獷悍之不可為化古昔則然
可信也哉即小推大則州縣中苟有以彼此之願無礙

其生版籍而郡縣之難之事也予嘗以為黎人之不我
迫也乃我之無以致其向其為亂則始事於州縣之民
長養成就於無良之吏黎勢固不能以至州縣言曲直
者無以剖別其不平之端而僅欲使之不為不得其平
則鳴之舉嘉靖間二勤王師予未敢曰師出之為名也
此則太守不能處分之罪非其人之過也嘗欲執侯今
日之功破先後黎議之謬為開道郡邑之漸一日崖士
民以贈言問予曰吾意也雖未為千萬世之功而心情
啟達向化可為兆於是矣中孚豚魚吉九二之象曰其
子和之中心願也信在言前不言而信變詐之世而得

有如侯者黎人得以舒發本真民士寧適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苟朝廷之上薄賦輕役承宣之吏還淳返朴舉羣侯而為之無不可矣單車之諭侯得為而為之矣權不在侯而侯侯之勢也劉安之諫伐閩越曰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蔡侯以一使之任當十萬之師回視庚子己酉大師兩及荆棘生焉崖至今生氣未完復也何如哉何如哉曲突徙薪之功誠能動之道侯胥得之用是不辭而為之序其論撫顛末月日具在周貢生實狀中不為贅

贈叅戎以吳晏公改西海序

瓊獨居一海中外通閩廣按諸番諸不逞之徒便風帆一息輒抵州縣城下鹵民業加毒之民卒卒不及為計萬曆改元叅戎以吾晏公奉命書督其事專區保護隨變便宜瓊人幸之無幾惠朝寇徙巢而出不安於東圖復起事於西洋洋風濤倭艦如舊依倚聲援勢必然也督府石汀殷公計度身堪多故望洋而勇其人上請天子俞之洋海以西付公調度海南衛指揮某某千戶某寺念惟北駐陽江不免於歲月之間也乞言為贈予惟諸君之意言之曰夫自倭夷之為梗也我中國不逞之徒因之蓋自嘉靖中嘗試臺寧突如其來志滿氣得三

十年矣天子之靈中國之大迄無一人王功為庸揚氛
海上其故起於戀官踵俗中外同風內無為國不二之
忠臨變應兵又不曉於司馬孫吳虛實避趨之法死生
利鈍吾有命焉自諉於武人而莫之講也瓦合結私冒
權借譽外此末之有聞矣三年來予接以吾之貌聽以
吾之言矣將欲以有為也人方報國每一為兵牽肘熱
中迄無如願枕席干戈斷嗣斬獲計自今亦既功於前
人矣然非公私心作用不足為公言之也先者從事浙
中督府趙劔門溫張侍御惟公屬意聞之上曰敬慎謀
畧沉毅才猷事實心以求濟務圖全勝之謀敵果敢以

爭先不為觀望之計素暗夷情熟閑水戰忠信足以動
人恩威而能得士吁參錯於數公之言觀之而見其媿
於公矣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然則殄滅妖祥救寧
海岱指今日之危而注意焉匪公屬誰屬哉人苟不以
死生利鈍入心利方納私冒功用上皆見其可今視為
忘悔無用之心澄氣勁義集而天下無不可為矣人患
有其外無其內質有其內事從其欺知之而不與行之
乎公必不然告之而不以實嫌諱夸毗薄之也用是書
此以為贈極諸衛所官意

贈恒所劉侯膺榮獎序

天子在上舉天下無一物無不欲其入我生全之中按撫藩憲海內外統之既有其人矣即為守邑為令有其人必有其人之選者以任其生人之責經野設官用為民極事以法縱而入官之人計身家言利矣我瓊萬里京師天子生生下流之恩壅滯尤甚據劉侯入境之初一十年矣言念劉侯溫如其玉識者易心以消厄運無負天子生遠祇非先日比屬之由一日至期年節用愛人果如識者之料督府石汀殷公采民風獎之曰安詳處事平易近民聽斷無寬催科亦善品藻如見弟子員幸焉訪予微言以贈夫諸弟子治於侯皆其所以望生

全於侯者也望侯以為生者深責侯以為生者必備一有不及而生全之道缺如矣請言之朱晦翁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人於人無不愛矣况又任今日治人之責愛人其職者乎然官於人得喪毀譽機在人動心於人則我之心不我作主固有惟上之聽惟人之狗百姓不欲於我之所為而為之矣無問大小顯微如一果能如父母之於子以其滿腔子盡是惻隱納交要譽無之也而施之者乎今有暮夜受人之金人指而疵之矣柴馬俸錢過此皆法之所不宥也常例里甲上下相安何所據而行之聖賢義利之辯士子一入官

而昏心焉俗論也官一郡事以一郡事偽任官一縣者以一縣事為任初無大小難易之別今人曰不明之罪有之而無不公子叔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如農之有畔如之何無能明之不公不明其罪不大相遠職在是罪而在是甚矣小之為害也况又有積小成大甚矣一為之害也况又有失於一害不止於一者乎哉昔人得官而仕於縣令獨有取焉言親民也吳臨川謂禹稷伊尹之志得縣可試公孤守令大小別焉仁道在中事行則一舍伊傅言縣官一縣之人有一不被堯舜之澤皆苟道也劉侯

志安天下發軔瓊山內重而見外之為輕舍侯無足與存為學者師弟子愛侯以德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今之謂矣用是推言之用為贈

汴水尋源卷序

汴梁杞邑之屈蓋自始祖讓至今凡十有二世矣無慮數百人汴稱瓜瓞巨族雖親盡戚單而崇古修睦伏臘祭祀婚喪酒食以時會焉一本之情未乏有改也夫人情聚則樂樂則心繫之四海之內一日而聚於道途之間初非先日之親歲月論交之故也燕談笑傲有禁之者况在同宗之系自厥初至今一体骨內有以聯而屬

之者乎詩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情也而亦勢也
屈自襄垣公洪武中謫戍於瓊杞邑之屈至是分而為
二蘇老泉自叙其宗之譜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
途人也吾所以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
一人之身也夫以眉山一地之聚長公有勢無如何之
嘆矣况事殊勢別分而為二而又隔之以萬里之途難
乎其為情者哉雖然天下所得而聞之者事也心則曠
百世而相通所得而別之者迹也氣則跨百里而相合
屈勿軒以庠序之英心篤禮義生長於瓊妻帑俱焉子
姓有人而汴水之北杞夏之墟切切在念其心其氣祖

先宗戚則既無間然笑一旦作而思曰神交夢與之
為同不若見形聽聲者之為切吾心所存吾氣所發尚
恨無以為依據之地也念茲厥初匆匆行色祀先合族
今日得以不徒為像之託有期日矣士友輩相與義
之遂歌矢詩海門為別因問弁首之言於予予之心亦
士友輩之心也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勿軒
昔日之同於宗也以心今日之同於宗也又得以不悖
於跡事有依據其道光矣觀斯行而孝弟之心有不
油然而生者乎時例宗人從戎其不戎戎者置軍莊焉
往返行囊須此為厚贈道也而我利在焉勿軒孝弟克於

中發於外不在是也用是不辭而為之說且以為杞人告焉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軍政例五年一推萬歷三年冬忽報衛趙侯思梅如前軍政其軍人色喜欣欣舉賀侯之詣予為問問夫事無係於君國無係於州若縣地方不之言可也祖宗列土而官無能舉於其職有甚於今日之武人者乎弧矢之以威天下無武難乎其國矣請言之黑子孤懸內黎外海窺釁有人四面敵而諸不遑矣文政何燕雀處堂中無倚賴有甚於此三千里地十一所而衛者乎請言

由瓊而北十三布政京師濟二布列有難言矣特於思梅一武人言之言之何如時也流弊也文武衣冠誠自別於祖宗之舊矣不有天之與我三代直道求自得師在人者乎今天下事由書生矣書生自黨特無有天理人心振古可恃其大者又無有天之與我聖則聖賢則賢在我而已可死可辱彼書生無得而奪之者乎戰國爭雄孟子有二者天也之說師文王大五小七有幹而旋之矣一王法度衛使司其品三所其品五俯首聽命有扁斯石典章律例曾有之乎前無所聞尚當我為之如百卉結實吐華酬生造化目前人不有清水王我

輩武人立之標焉可以望而趨之者乎瑞平生仰止一人而已師王而行惟恐不及名宦鄉賢瓊人無出清水之右其襲職署印在武宗皇帝初年武人未至今日之哀而哀之始也清水能之於先曾幾何時今日乃不能之於後孟子謂太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清水行義峻絕風采無一時俗氣矣要之只是一塵不染一私無容聞其政暇便觀書史絕不為今武人酒食嬉羣之習詩文無一傳示於人善讀書者也無搜摘章句之勞坦然自得其性情之正謂之非人能也可乎哉一時屯政軍行無一不當人心之舉一人倡率十一所肅如也

雖以天下無不可者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由前信後思梅之惠人歌舞之矣予之所取於侯者則願侯如清水收盛美之功不願侯於無義戰中存煦煦之德侯固握篆而總十一所事矣勢不得舍侯他屬况侯沉靜幽閑質美可上由清而入聖舍侯無可以為望者乎用是勉之以為賀人有元氣下陷立死亡矣苟非烏附毒劑無以達之今者希濶之言類是烏附實則和扁參苓延年久視非烏附也天下事亦為之而已思梅勿以為訝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蔡養齋知崖州事二年矣一旦有旨勒令致仕出崖州
士民意慮之外庠弟子員不遠千里懇府道留之不獲
詣予言曰瓊去京師萬里岸府南千里之外乃為中國
盡地皆稱荒險山草州縣大兵兩及之後海寇蹂之尺
一太守孤臣孽子小得生意而猶奪之耶詩云昊天不
傭降此鞠凶乞一言以為之籲先生圖之余惟蔡侯擢
自澄海而來時萬曆二年十一月也崖老少逃亡十百
先日二十年矣今寇帆小戢然一面黎三面海屯兵千
百又未可曰來則備之保障在人可無憂也事未有定
復業為難照育招徠侯無所不竭其焦勞之思而亦無

所不極其綜理之計無耕田之人存先日之稅侯緩其
二用其一事之不得自由者應公恤下百凡調停類多
如此百姓倚仗而安施雲霓於大旱之後民之悅之非
偶然也其尤偉者四村仇激徑自抵其巢而諭之曲突
徙薪一州寧適庚子己酉大師十萬有其功而亦有其
害未則為侯言之矣一時嵐瘴之憂駕為疾不堪事之
瘡以此為民以此得謗君子信讒何冤如之民士憤不
得其平而言然民士念自為生之苦剝淋以膚激發於
侯宋蘓洵衡論重遠一篇衡之刻也曰遠方之民雖使
盜跖為之即守櫛梳饗養為之縣令而上不之覺然則

今有龔黃魯卓民聲稱之能覺之手勢使然也不幸生
為遠方之民自不幸陷於生長無計出脫遠方之勢黜
陟之典無得於黜陟之當太守佐屬以黜故去州先年
事諸庠士則亦多為不平矣繼自今復有如蔡侯之冤
如蔡侯之冤而甚可勝憤乎為蔡侯憤不如使日後受
如蔡侯之澤小人剝廬憤之何益小弁之詩曰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巧言言詩曰君子如怨亂庶幾沮出位狂
談嘗以為官於人而人不之賢者縱使衆口交攻亦當
視彼賢能同久任以觀其定日無審播惡朝聞而夕斥
焉是不講於毀譽愛憎之變而又不曉於一警百之道

也哉太祖得天下起自側微末受天命以儆官邪三十
年之中重典峻法正巧言沮亂之方而君子之怒也人
有畏心天下安又狐疑驟急於始姑息優容於後而今
坐是為累用小弁之舒行國初之法上握審勢之權下
有吏習而民安之益遠方憔悴聖天子瞻言百里中潤
澤而出脫之矣此在廊廟諸君子加意意因蔡太守有
深感焉潛及之以俟

申文

交印文

淳安縣為印信事准本縣知縣海關卑職六月內聞遷

官報迄今未奉劄付近七月又聞鹽院表舉劾本卑職
與劾列未奉有命君子難進易退然去就際亦當分明
聞之道途皆謂近時事體凡被劾須自退避卑職自揣
自得官後每自誓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民中不負吾
生所學一介不取抱守終身今日一應應行事宜去之
日如始至或不須嫌疑自避也雖事關廊廟宰相得罪
昔有是說卑職若欲離任須交印信交倉庫錢糧與者
據文明然後可與受者據文明然後可為與者之受也
昔者承乏得憑知懸事由我皇上之命令者未奉命而
可默然去耶卑職處今適當去就之際煩為轉申合干

上司速降明示使卑職得有憑執罷斥改調勘問退閑
惟法是聽等因據此擬合就行申稟為此伏乞照詳示
下施行

中軍門吳堯山并守巡道請改招詳文

贛州府興國縣為土豪大戶欺騙買木銀兩返觸打槍
事緣本縣問張魁張豹等事叅稽前後情節遲留數日
極加詳審慮魁豹稱是張尚書公子官舍或有後言是
以比凡百姓事慎之慎之審之又審情真極無枉申解
本府蒙問擬不應罪後張魁復訴分巡道本縣猶謂致
不心服或有故復加詳訪每逢人必問所以見得供申

無絲毫枉屈是以別具文申軍門分守分巡道并趙推官今趙推官却又別為一問今日卑縣有不得不言者民寬之甚而合縣之人不心服也張尚書曰東無一衙門不重疊投遞過往贛州士夫無一不請託為解求未可盡以囑託公事當之然張尚書居南昌張豹犯事在興國縣張尚書縱有神智焉知千二百里外事魁豹若果張門家人投託權豪正為挾勢財計也出門而欺常情常事昔人謂獄貴初辭張尚書遙度之言可信本縣申文乃無一字可信本縣申文無一字可信張魁訴狀乃無一點一畫招虛本縣居官頗久了知衙門宿弊

到任以來即留心訪察諸人今謂盡無分文嫌於誇誕竊謂萬一有之未至於張魁所訴狀也且魁豹在縣氣燄可畏皂隸喚之則不來不喚則又突入登堂辨說原裝官舍氣象少與犯人作伍肯與人以銀乎今日紛紛書柬魁豹先日原有此意也泰山可倚何故剝囊與人本縣惡其橫而詐魁豹知之供申出本縣意也魁豹亦深知之與書手以銀解脫情罪種二皆極無虧枉此本縣所以同合縣人不輸服也參稽情事成本部院之誤批允者趙推官成趙推官之誤問者鍾齊朝黃黃春也春槐愚稚子喪膽權貴語言出入不足怪齊朝積財致

富今且託口觀望上人出不得已咎趙推官笑巨猾老
奸可輕縱乎魁豹得利而去然係南昌人氏非化外之
民王法度不相及也上司職重在鋤強抑暴本縣權微
專牧養理幽抑視民寬而不為言知奸廢而莫以告上
慢殘下可以為民父母哉夫君子之行政要在服人之
心不在服人之口今日魁豹叩頭謝恩而去矣然其良
心發見心口相語未必不別有說也元規元雍輸銀服
刑矣然母子弟兄與泣寬於家庭隣里親友與恤寬於
巷野未必不別有議也法可執於庶民不可行於鄉宦
俗有是說然論道理法度不如是也有官守者不可與
伏乞照詳施行

留民壯衣

贛州府興國縣為軍務事查得本縣額設機兵五百五
十二名奉文取三百名赴大營團練留一百五十五名守
縣城餘一百二名追銀解充募兵用即機兵為兵既免
客兵之害即機兵工食銀少募精兵相幫又無加賦之
擾誠完計矣但守城止留一百五十名於本縣則似不
便查得四十年內流賊入境倉賊至城下居民不知城
池幸以無事者數百名機兵也先奉文止一百三十八

名團練四百一十四名留縣小有驚聞居洶洶尚有
兵少之患若又減去三分之一何以支撐况兵事先聲
原少今增則士卒以得助其氣壯縱使其人未必一一
驍豪可用然亦有虎豹在山虛聲也先多今減則以失
助其氣餒今昔異致人亦或得以易視之雖大營居中
應四面各縣有警言可以申文求援然本縣離府二日程
萬一如四十年方方有警言居中者難於遣應賊卒然臨
城下何以濟之今除團練三百名外尚有二百五十二
名數伏乞姑留在縣將一百二十名充習佛郎機烏銃
手餘一百三十二名充習別器械小有警聞本縣僉點

鄉民幫助庶先奉文造烏銃一百把佛郎機二十把諸
器不至虛設以三百名團練上無缺於本院足兵安民
之舉以二百五十二名留縣本縣亦可以無士卒單弱
之患緣奉仰縣遴選長操及減扣機兵事理未敢擅便
合就申請詳度為此今備緣由另具便覽書冊合行具
申伏乞照詳施行

中軍門吳堯山便宜五事文

興國縣知縣海謹以地方便宜五事上陳伏乞裁奪
一本院到任至今百凡節省從前冗費無不裁革民
歌舞之笑府縣官亦畏法聽令效法上人以故民

間用度十分中減去三四然以卑職觀之尚非翻
然改革一洗而新之之道所謂一洗而新非謂一
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止是與之辨義利
分別官民界限使人知有界限而不過越焉爾柴
馬俸糧之外用里甲一毫皆為侵民催徵勾攝之
外役里甲一毫便是不能守己諄諄然嚴為之訓
詳為之防而又本院二道以身先之凡待客酒席
下程一不派之里中道法并行身教言教兩無違
悖無不可行者清水無魚模糊之說不足為本院
道若謂辨利分明過為刻薄治道去其太甚而已

大氣証却下四君子湯恐於民無大補益也

一衛所官軍徒享俸糧了無一分之用非獨南贛天
下通然也民既出財以養軍至有事又出財別行
召募平昔之所養者置之無用之地此其事全不
可通本院非安常守故人也至任以來千萬人以
鼓舞作興翻然改革望之矣迄今未聞官軍有昔
脆弱今強健矯矯然可用者是則何故古人未嘗
借才於異代而人之性氣亦非始終不可遷移孫
子能兵婦人可試李光弼入營一調發間精采百
倍似於鼓舞振作之法或未盡也

一南贛軍門至今人所稱許自上而下必曰陽明陽明外無稱焉然天地間止是此一箇天理人心夷狄盜賊亦止是此天理人心無二道也陽明削平諸巢一以詐術行之濟一時之急則可若謂其可以感化而招徠使彼心悅誠服恐於天理人心不合也竊謂陽明功則高名則盛大略近似管仲比迹孫吳不足為本院今日道也誠能動物威德並行聖賢正路本院當別求之隨聲附和不求之吾心而信之人言不可也

一本院至任以來防閑周密以故凡衙門諸人常例雖未可謂其盡數除絕然也十去八九聞之道途謂內班一月而換未免有遞消息通吏書之弊不若前院久而後更之可比本院酌而行之而卑職未知得之道途之言虛的可否也

一縣官親民比之守廵府按之去民遠者於民則家人父子也是以凡事之知多真處之多得其當其昏懦不以子民為心者置勿論若稍留心民事上司雖剛明過人者未易及也何也遠近之勢異而位而高卑而小民畏愛因之有得盡其情不得盡其情之異也卑職每見事出本縣可疑者上司未

必反駁事在決然反不見久者有之各縣官會談亦每每有動有肘製之嘆事不好者不得自由好者亦不得自由乃知昔人責成縣人貴獄初辭之說良有見也伏望每事仍責成縣官如縣官不才則以法黜之若東聽西聞徒長刁風虧治體不可也卑職縣官也言若有為而言然道理事體恰是如此非有為也

一卑職申請以機兵剩銀補段察院經過興國縣里甲之用蓋因縣例貧里長於柱下富者填為柱頭百凡用度憑柱頭而柱下止是如數出銀柱頭之

數蓋未可盡信也况此事柱頭原無取銀之念縣中止是欲補庫便了事招由本院鍾河讎言告庫子非柱頭取銀而告也以機兵剩銀補里甲無故之費是為兩得必如招追給柱頭稱有用度柱下告柱頭妄開虛數互相爭擾無止日也伏乞裁奪招參

陳舜興人命參語

陳舜興告被寧都縣富惡田東曾克澄取穀打死雇工人李福興廣財賄匿屍傷炭申本道參駁仰興國縣檢驗招解參審得李福興之死若由曾戰打傷所致舜興

之刁儘可脅制曾克澄矣何為十五日方爭鬧十六日
即憑李習科李文盡還穀數略無難詞略不少措一二
據十六日還穀之情可知十五日無打傷之事稱十五
日打至初六日死歷二十二日不行告官在舜興能久
容之手舜興家離縣三十餘里初^六日死直至初八日
方具告是則何故李習科稱十五日爭鬧只舜興爭戰
二人並無福興在傍舜興口亦並未題及福興諸人衆
口一詞稱福興初三日到縣為李明憲作證是一如常
好人初四日省發回至賴國榮家吃飯方說今日偶潮
熱懶飲食醫人李明珊稱初六日請醫治是霍亂症又

克貫將金首飾囑地方李文初八日出首狀實言實事
或可信據也人命以死傷為據近時民風刁偽徃徃駕
為遍身打之說蓋欲與新舊痕疑似間混求一中為圖
賴計也人廝打一時氣忿或不知傷處打後其傷處
必痛其傷處必有紅紫色先由皮膚後及骸骨未有外
無傷痕而內有傷色者縱其人突然倒死其親人啟手
足驗皮膚必深知之徒稱遍打必有誣捏故人命當以
原告指定某處有傷某處有傷為據舜興初辭稱遍身
亂打是刁風故語也至本府審稱拳打心坎肚腹未檢
之先固問亦止稱心坎肚腹醫人稱是霍亂舜興稱是

心前與腹內痛請醫是舜興以心坎肚腹為必傷處也
肚腹雖消化而該縣初相驗已無傷痕至晝檢心心坎
全無傷色寧非病霍亂心腹痛舜興意料此意必有傷
也而為此言耶况審衆証霍亂俗作何醫稱村人多是
刺手指血福興手指節節多是紅色寧非刺手而血未
散使然乎左肘第五根骨若在上節頭近心坎處疑似
間亦可言矣今紫黑傷色乃前肋之末計其處當在身
之左傍而非近中之處紫黑色凝聚或生側卧或他故
致傷未可知也去死年月稍近故其色不甚陳去死年
月日為遠骨傷猶存皮膚血散故相視無色人情求免

讎怨一係人命干証多是不肯招認見打今衆証明白
未可盡執為據而原告口供則可憑也原告不供之罪
豈可指為今日致死之証况以手足毆人保辜限止二
十日福興之死已出保辜限外三十餘里及到官為人
作証縱是十五日果有打傷是亦平復後別故身亡原
無打傷死由霍亂以是實情

徐繼人命參語

相廬縣民徐繼有妹徐氏嫁與戴五孫為妻母湯氏將
銀三兩借與戴五孫營利繼屢取無還吏潘天麒頂父
里長管造黃冊投戴五孫家歇戴五孫遇繼將銀買酒

請繼說起前借銀三兩兩相爭鬧繼就不合用石亂打
將伊推落塘內身死又用大石將屍壓沉具告按察司
批府帖縣問擬徐氏因姦謀殺親夫凌遲處死潘天麒
姦夫斬罪繼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罪申府解司駁批杭
州府劉推官審問隱下姦情改擬鬪毆殺人絞罪申司
轉詳巡按楊已批允後蒙都察院招送大理寺駁回發
仰桐廬趙知縣建德林知縣遂安羅知縣會審仍問徐
氏凌遲潘天麒斬罪繼絞罪至四十年二月蒙巡按崔
臨府會審徐氏哭訴已生有二男一女豈忍至此等語
致蒙駁批分守道行府轉發淳安縣究問參審得戴五

孫之死止是徐繼因取銀三兩致爭打死與潘天麒潘
小毛並無相干本縣審批建德縣胡知縣參究曲情其
情矣原擬天麒小毛同行謀死尤不可通者此是極大
之惡極難行之事極不可對人言之語謂天麒徐氏謀
而行之可也乃行徐氏以之謀於其兄天麒以之謀於
僕非有多財可以結人心而縫其口者事可行乎天麒
徐氏果行謀殺恐不若是之愚而謀及多人也謂徐繼
一時氣怒打死可也與妹與僕從容坐謀此正天理不
泯之時時出從容事不為利天理在人不應遽至無所
可否惟謀是依若是也懲姦夫謀殺親夫婦人淫惑亦

間有之但徐氏與五孫生有二男一女丈夫可棄母子
天性似當念其子女因念及其夫且徐氏與天麒謀為
之妾爾研審衆謂天麒充農民未參五孫雖貧天麒非
富西人家業不甚相遠天麒有正妻在上徐氏為妾其
苦其樂尚未可知也徐氏何所利而必欲為之衆看前
後情節止是因取銀忿爭打死天麒小毛皆是畏刑捏
招恍惚成獄殊非情實

方淙爭殺案語

淳安縣民方淙與方希正等借孟敦稻穀三十六石
權貯伊倉西首方天禹等亦缺食借向孟敦倉穀二

百一十石因運穀相遇言辯扯扭致穀漏撒在地方淙
告府准推究明招報招詳未示間淙又越案察司告蒙
准批縣查實究詳詳報行間隨奉府批招參詳阻穀扯
袋方天禹等似有搶情姑依擬各贖決發落實收領狀
繳參審得時值凶荒方天禹等淙等借穀濟饑其情皆
切而天禹諸人係淙甲首其貧尤甚天禹等穀數不足
自合與何孟敦理取為當乃阻奪方淙之穀致使袋破
漏失惟知利己事似用強非良民也然借主孟敦稱天
禹等第二次撤穀與方淙搬時適相值可証有借契
得穀與原數尚欠一百一十五石五斗可憑銅鑼器械

衆証皆稱歲荒護送食穀防他盜各處多是如此在天
禹初次搬穀則然非第二次運穀與方深相值而後然
也不得謂之白晝搶奪方深借穀防借者之多即運回
本家運至別處天禹可無疑矣乃即孟敦倉殿自東而
貯之西方涼億料天禹執此滿取急來搬運與天禹再
來搬穀時適相值跡似方深臨時奪借是天禹之情有
可原也涼告府縣狀并在縣對并無一言及天禹素為
盜警府縣天禹等亦無素為盜警府縣案卷天禹等素
不為盜方深非不知之也阻奪漏失由於得穀不滿借
批之數億度之差方深又非不知之也方河方知老打

傷幾死有何傷証府狀只稱打倒其詞輕司狀稱搶殺
幾死其詞重先後不同顯是誣捏但方深之情亦有原
者饑者求食其情均切而天禹等貧戶小民尤汲汲然
一不得穀怒言相加扯扭不歇比平日甲首禮下里長
貧戶遜讓富戶事体大有不同且袋破遺失之穀方深
執稱不怕天禹不賠天禹自謂被涼奪去三十六石漏
損幾何一家忿歸而不檢取一半得之路人一半混之
草去方深無處取賠是以致有訐告方深二十九日在
縣對理已自輸服初三又有司狀涼稱二處併告并是
假手他人情詞過當不過希圖准理或亦是也方深明

有借契而因阻奪致漏失穀不滿數情不得已曲不盡在方淙天禹明有借契而穀不滿數二家運穀時候相值曲亦不盡在天禹孟敦原說倉穀日久或有消耗不曾盡執契上數目與天禹曲亦不在孟敦各犯之情均有可原者

吳吉祥人命叅語

建德縣民吳吉祥與義父吳湘堂叔吳鏞各居另舍吉祥投吳湘家傭工吳鏞到山盜砍柴與吉祥相遇扭指吉祥抽柴一根亂打吳鏞身死吳湘告府行金推官覆審吳雲又告分巡道批府行委建德林知縣問擬吉祥

雇工人毆小功親死者斬招解發白推官覆究吳雲堅執吳湘主使吉祥打死等情改擬吳湘威力主使人毆打律絞招詳巡按楊處批允巡按裴改吉祥毆死題奉審決至嘉靖三十六年減刑郎中余會審改擬吳湘斬罪致伊不甘具本辨行都察院轉發壽昌彭知縣審勘委是吉祥毆死申府蒙批吳鏞獄情反覆不一又與審錄大異帖委淳安縣會同遂安縣再加詳究叅審得吳鏞之死實係吉祥奪柴打傷所致節次經審俱擬吉祥抵死人無異詞其致此獄再詳者蓋恤刑一出罪人各懷求什之心適遇湘與吳拱翠許告成雙言之後吉祥倚

靠拱翠故極口稱拱翠當是見年里長審錄緊急一千
証人出已顧倩拱翠應對官府衆人隨聲和同復讐言有
機故對衆誓証觀拱翠從前皆稱吉祥歐打至與吳湘
訐告之後改稱吳湘其情亦可見矣湘計使吉祥脫逃
遂誣指吉祥打死似亦一說可通但審吉祥孑然一身
絕無父母妻子親人吳湘果欲誣指吉祥則憑依隣里
縛送官司力証其罪儘可脫然無累也吉祥口氣似非
癡愚之人萬一因計令脫逃之言悟已必至抵罪之故
遠逃不返罪將誰歸吳湘必欲以己之罪移之吉祥不
當出此下策也細審吳灃詞意止是不欲吉祥賤人抵

伊父命故牽扯吳湘不肯休歇不告奴僕而誣指主人
以求抵敵今日人情之常據吳灃止告吳湘遂以為安
恐亦未得吳灃真實之情也計令脫逃吉祥心窮辭遁
對衆誓証拱翠假事復讐言再三研審參究無異

吳萬人命參語

遂安縣民吳萬有嫂吳阿伊有菜園一處與萬住屋相
近園外有水坑一道原用石板一塊佈橋往來青香挑
糞去園澆菜因失橋石行走不便叫罵萬聞罵聲令義
男法才將伊扯家家內萬用手足打踢一頓後方仁寺
將青香扶回氣絕身死告府批分水縣檢究復委壽昌

李知縣檢審申解本府覆審各犯執詞互異况屍前後不同帖仰建德胡知縣覆檢審萬妾招先毒青香等情遇蒙巡按崔臨府審駁本府委官再檢蒙府批仰委安縣從公檢究叅勘得青香之死係是吳萬毒打所致無可疑矣惟服毒一節則難擬定如萬所訴謂伊氏毒賴審得伊氏老寡寡媳幼孫外獨有青香一人種菜擔水舂米運柴百凡使用一日無青香則無人使用矣與萬無甚深讐毒使青香自剪手足此必無之事也若謂吳萬打傷青香自料必死因下毒為脫身計然初五日打傷至初九日方死方仁寺初七日送青香還伊氏萬去

阿伊家十五丈餘地步青香步行回不用人扶伊氏肯收領青香不謂必地也萬何故即以決死視之因用毒藥下毒藥則必死無疑萬雖能輾轉巧計圖賴伊氏然事在在兩難間出此入彼難以先料萬雖打傷青香死生尚未知之本家義女如幸不死萬得乾淨脫身矣於事未可必或得脫身者萬不之求乃於必死之中巧為之計自置其身於危險地耶萬毒青香憑一冬蓮說耳冬蓮稱分水建德縣檢驗未曾到官壽昌縣檢驗到官畏刑不得已隨聲招認所稱豆腐花恐豆腐花亦非伴毒之具也伊氏自稱青香回並不曾說及萬下有毒青

香果被萬毒怨恨深矣該縣差里遞審問萬詣方仁等
送回面見主母何故獨不一言及之萬能買里遞曲為
掩蔽送回之人均是二家共親方仁係是方民親父象
口所在或難買之掩蔽也里遞買青香真心能禁之使
不言耶獄貴初辭嚴州之地人家多蓄砒礪斷腸草毒
菜蟲一遇忿爭取諸左右故服毒致死比比有之本府
縣先年有服毒不給葬埋碑文可知此風沿襲日久犯
者非青香一人也阿伊與萬為雙言自稱初八日到青香
牀頭見有一碗心甚疑之將碗去出破碎初九日死或
因此所致則阿伊亦疑青香回日自服毒也安知初五
日之毒非青香因所服偶少或嘔吐出故不死也遂安
縣初問情詞並里遞人人之口似或可信也獨青香自
服無人見証難為擬議然以罪疑情輕之義推之則謂
萬以毒灌香因為脫計恐屬穿鑿至非情實也緣事干
人命卑職見卑淺未敢擅便謹述前後情節並屍傷連
人解審

胡勝榮人命案語

淳安縣民胡勝榮與兄胡勝祖勝佑弟勝恭即時重爭
山勝祖病死捏稱即時重打傷本縣湯縣丞檢驗勝榮
見得檢無致命傷痕與勝佑外甥卽鐘共謀買硃開桶

點茶仍用火熾家府仰掌印官再一鞠檢叅審得凡人被打傷死其血凝聚多是隱骨中微見於外重則血暈紫紅謂之紫則兼帶黑色輕則紅色淡紅色然血凝聚於骨其紅與硃脂色鮮明顯著不同曾經檢驗者能辨之所以凡檢死先用酒醋蒸爇使脫去污穢傷色易見報傷時又對日罩以油傘值天陰雨看色不別白則改檢初開勝祖屍桶頭顱上鮮紅連片遠四五丈地旁觀之人皆以硃脂之色疑之詰其所以勝崇稱是湯縣丞檢畢硃判封條封屍骸致之視其封條又是半破且眼破色淡薄獨非三人共事之時自疑其用硃之過將

外面扯破封皮置於桶中以為日後解釋地耶所點之硃加以膠脂復經火熾是以雖洗刷數次盆水已紅其骨不免紅色後用磁瓦刮之頭顱硬處紅去無跡至於其痕鬆糙骨紅跡則存然硃脂色與打傷色一隱一顯一凝死一流活懸絕可望村民止欲置人於死用破過多不知屍傷原無此等顯顯色也打傷胸膈骨色當在外今紅多在內此亦是村民止是圖賴人當下手時不知此骨孰向內孰向外也兩圖十遞人等皆稱初檢未見有此傷色看得勝祖屍色鮮明顯著雖幽暗處不能藏朦瞽未甚者亦或見可衆目所視父子兄弟間有不

能曲掩匿者初檢官豈容不行查報初檢忤作而豈容
生計隱瞞加刑勝佑輒吐情實卽鐫為報已爭產之讐
勝榮勝佑為報已爭山之讐初檢無傷因用硃脂塗搽
皆實詞也天理在人不能終掩

卽守愚人命叅語

淳安縣卽守愚與弟卽守正共承祖遺塘一口輪年養
魚嘉靖三十六年輪該守愚屢次被盜八月二十三夜
一更時分卽守正約同陳週去塘盜魚守愚帶同義男
卽天寶執鎗去塘捕盜陳週窺人影步聲卽背魚網去
脫訖卽守正被守愚一鎗戮倒當叫一聲再加狠力連

戮五鎗身死次早伊母宋氏告縣蒙知縣縣審得若是
誤殺不宜連戮六鎗似有讐言恨遂安未知縣審問守愚
連戮六鎗似非誤殺壽彭知縣問擬守愚依同居卑幼
引人盜物若有殺傷者依殺總麻弟律絞解府轉詳巡
按御史王處駁回分巡道看得招情亦欠合律行府轉
委本縣檢究叅審得宋氏詞內告有指魚看魚天縱塗
魚律不至死之說檢得耳竅亦有塘泥在內則與陳週
同盜之情是實又稱六人謀殺一人口舌之多豈能以
不敗露五人出財買一人獨認財物實跡焉得久不外
聞况卽守正親兄弟卽守中守和男卽太禮與守愚等

係同宗兄弟住址相隣耳目切近詢訪三年杳無可據
則計哄買認之情似虛殺賊不死賊必反傷其連戮六
鎗者益亦未見其死與未死多戮使之必死亦執所必
至也守正被戮豈無痛聲然止一痛聲未有別樣話說
黑夜敵賊危迫慌忙兄弟相盜思慮不及恐不能就一
痛聲而辨其為兄弟他人也登時殺死未就拘執似不
當以同居卑幼引他人盜已家財物有殺傷者依殺傷
總麻弟律絞問罪

何耀宗爭墳地叅語

淳安縣民何耀宗與何孟榮寺合有土名陣嶺墳地一
處嘉靖二十六年何孟榮貪風水將父何民彥屍棺安
葬始祖何環墳右後何仲榮思有尅陰不均告蒙院府
斷令遷葬何孟榮執不肯遷耀宗將祖母王氏屍棺壓
葬何民彥塚上何玄輔玄龍亦各將父祖屍棺浮殯墳
旁何孟榮捏各將母骸骨盜毀拋散具告按察司批壽
昌鼓知縣踏勘各造新墳有奈昭穆令各遷移孟榮不
服又告分守道批委本縣勘問叅審得何氏陣嶺墳山
左葬始祖考妣右葬高祖考妣共四穴已於其下開生
墳八穴正為後日子孫定計也何榮榮乃不遵派定次
序惑於風水逼祖盜葬自何孟榮一葬之後人人不甘

財力不敵如何立輔何立宗何立龍則浮殯何民述何
民魁魯氏柩於上財均力敵於耀宗者則逼葬王氏於
下疊之塚墓形如魚鱗皆孟榮一葬啟之况孟榮葬父
之後弟何仲榮何季芳告克蔭不均蒙察院裴斷令遷
移各出田貳畝賣銀合葬父母孟榮抗違至今何民彥
一穴當遷不待今日而後定也孟榮告稱祖墳地一丈
八尺所指何民彥葬地尚在一丈八尺之內焉得復有
何包三等地且墳地葬祖一派子孫混該得分未分界
止包三焉得指地私買明是孟榮謀地獨葬不協衆心
故將已死死包三名目巧為抵飾小酉地何瀾子何民

厚寺已葬三穴何浦子何民述寺已葬三穴似已均平
耀宗果有掘棄屍骸則張氏屍骸自先壓葬於民彥之
上矣耀宗果有掘張氏屍骸毀棄不必待族長何立輔
說無此生人之言而後可見也拚木銀三十兩孟榮始
惑於風水則背弟盜葬其父今日得銀則怯留在已告
官使用派弟均出孟榮有利於已則為之且與原議已
出葬父弟出葬嫡母并庶母費用之約不合三十兩內
留三兩乃為崇遷父使用恐亦不當與也耀宗不甘於
衆人得分之地孟榮獨擅其理自合告理為當乃暮夜
謀葬不會人知雖未掘至何民彥塚穴而縣繩下下壓

何民彥塚磚三寸葬已祖母乃壓伯祖之上情皆可惡
其生墳二穴尚未葬柩何耀宗謂與何孟榮祖共造者
何孟榮謂是何耀宗祖獨造者斷二家各承一穴就遷
王氏何民彥於其內其玄玄輔寺陣嶺浮殯屍棺盡令
起去再勘得陣嶺小酉二處地步已盡日後子孫俱不
許再行殯葬以滋爭訟

論

出處

君子處世昔人皆以不仕則隱出處二道對待言之謂
不得於君則當處而隱逸性分之樂一彼一此皆是也

其言定於孔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之辨皆孔子
有是言孔子終身事業謂之隱謂之仕春秋之時是亦
無道極者矣齊魯蔡宋之郊流行轍環日不舍置其時
以時而隱若丈人若荷蕢長沮桀溺微生畝至以果哉
末難潔已亂倫罪之夫子之道則又何在夫人生天地
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萬物之性天地以生
物為心生人之理盡生意也天地盡心此生意是故君
子出而仕人不負天與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為堯舜
亦在於是大人荷蕢耳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萬物一体
之義葆真抱一饑則食渴則飲保之何益見孺子將入

於井而無怵惕惻隱之心非人矣余嘗即天賦與思之
孔子終身之事其云有道之仕有定仕也其云無道之
隱無定隱也意有所在截然對待之辭不可因之遂謂
為截然對待之道出處二字不可並論去就二字亦不
可並論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為之出者君子
立身之正處不得已為之天下只是一道舍此則失道
失道失性矣是以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雖計較於毫釐
禮節之間而萬物一体天之與我則不以一時而輟天
地間生生不息真機活潑自不得已之也曾子云仁
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解者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言之仁即天地生物之物志即孟子得志與民由之不
志獨行其道之志宋儒謂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自
有位之顯言之耳自天子至於庶人德性賦予其得之
天一也當理而無私一身一心曾子已任之仁如斯而
已耶孔子無道則隱其隱也皇皇然有道則見之心孔
子舍之則藏其藏也惓惓然用之則行之念雖有用舍
行藏之判而舍之藏即具於用之則行之中有定出
無定處非二道也只一萬物之仁之仁故亦只一出而
仕人之義說者又謂聖人則可在賢人則不可其說尤
不可曉堯讓天下於許由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九

牛毛之論誠有之矣實則人生之後人自逆天人自為
異謂靡不有初而又謂有不可於後有之哉子執路
無道而隱之言何必公山氏之說夫子曉之曰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之身門弟子之法也聖賢
君子之別大抵只是安利困勉判如是其間如孔子答
哀公為政之問及其成功一也而已矣春秋之時武城
絃歌夫子喜之漆雕開斯之未信夫子使之仕謂有可
不可聖賢之別耶然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不得於一將
無可入之二矣若之何孟子曰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雖
然王如用予伊尹欲速其功五就湯五就桀一人之身

一念一事今日明日別有悔悞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
得志獨行其道得不得時也志念如一志與時旋時其
人不可而去時其人之可而聖賢之志又轉之矣此正
是有定仕無定隱之道大中至正通天下合人已孔子
不遇終其身六經垂憲七篇仁義孟子自許取法後王
春秋戰國之身尚欲置之為後千萬世之仕身當其時
恬然隱處秦越天下為一身不為天下計孔孟不為之
矣日出處就截然對待之道君子思不出其位舍性命
言時勢宇宙無窮誰當負荷言長沮桀溺不言孔孟吾
不信也

嚴光

橫足加帝腹天下視為奇事桐江一絲以古而今亦無不為子陵高而賢之矣然高則高矣高而不實奇則奇矣奇而不中人生天地間只是一性分是所固有見之日用只是一職分惟所當為舍性分言高奇未見其能高能奇美性分何在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自天子以至途人一也性在是職分在是自天子以至途人作用一也故天地萬物舉而屬之我一人之身舉而任之為我一人日用常行之道人不用然後退而守之雖退而守之而萬物一体之心則未嘗一日息也從古聖賢道

蓋如此孟子曰中天下而定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子陵果如光武相助為理之念則光武之所立而定明良相逢治具畢張是即子陵之所立而定也真機實際子陵何故不樂為之孔子生於春秋流行轍環日不舍置荷蕢丈人知不可而不為之矣夫子罪之相對日日因共偃仰由古而來迭為賓主二女九男情分無間未之過也可以謂之不可為不為之耶孔子於荷蕢責其果於微生責其固於丈人責其潔身亂倫就子陵言之其亂果而固有甚之矣有君無臣吾悲其君君苟有天下國家之志光武之時不為孔子孟軻之出可勝悲乎一

時後世獨於子陵賢之祠祭咏揚不一而足是所謂高而奇也三代而下蟬蛻汙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權位名利若敝屣也誰其人哉誰其人哉苟可得之無所不至有扁斯石宦官官妾甘其心而履之矣况天子之尊故人之厚彼自求之不與得之獨非人間世一希濶事千仞之上翔之者乎甚矣人之好怪也又况足橫帝腹古無有也天下後世有也駭人聞聽然人聞聽然君子之於天下求盡其在我而已不必其高不必其不高不高而得我之性乃所以為高無裨於性高之何益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為珠玉寶器不為布帛菽粟子陵

之高之謂矣且子陵不得於高卑而言之於此亦自可見蘇東坡謂魏晉梁得之文王而終身不得皆吾之所輕者也大舜衿衣鼓琴若固有之君子內重而見外為輕蓋如此有諸內形諸外不能飾也子陵苟有所得將富貴貧賤視之一也故人而故人之矣天子相相浮雲景色何所為而高下視之昔日故人則就之今日天子則不之就即見王侯卿士而媚俗俗心也見王侯卿士而輕之亦俗心也清濁不同見在人不見在己內輕而見外之為重則一光武稱狂奴故態無乃子陵只是一味薄天子而不為狂出此之外更無他長耶君子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得其道不得志之志即得志之志
苟有其志故人如光武不與行之未之有也子陵無其
志是以無其具是以只就平日之平日之狂成一个是
後之詠釣臺者出脫子陵云侯霸朱浮僅免歸韓歆戴
涉終見殺云胡君房留不住無乃平日窺其微夫有是
臣則有是君自建武中三十年論之中興事業止此而
已尚不如子陵願真抱一不為之高百姓怨氣滿腹羊
裘懶散江湖無能優劣固也然子陵實有伊傳周呂之
器不能輔成光武天下得有禹湯文武之澤即事屬後
日如果言不聽諫之不從如不我於先亦不我力於後

故人有其名無其實從而去之未晚也謹如信光武中
興如先武奈之何預逆其不可先自絕之伊尹之於湯
傳說之於高宗傾蓋如故子陵之於光武貴賤易交白
頭而新言一人之交二人同心如蘭斷金未可言也輔
世而長天下之民可言之乎老子謂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身心天下德皆在我為之區區然
桐江漢水富春風月有一節之偏缺全体之正可以言
德之真也哉范文正謂子陵之風山高水長山則高矣
無草木水則長矣不能水氣上興雲雨無取焉狂奴故
態子陵之論定於是矣而天下之人獨於子陵稱賢是

則好高好奇之過絕無之中僅有其一醒人耳目也

朱陸

朱陸之論定久矣何自而辨之辨之以吾之心而已維天之命其在人則為而具於心古今共之聖賢同之得此而先堯舜禹有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傳得此而後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論未有舍去本心別求之外而曰聖人之道者軻之死不得其傳而人心之天則在也子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恃有赤子之心故雖出之千百載之前其事千百載之下可以一言而定陸氏門人陸子學以何進曰得之孟子之則

精一執中中旨陸子得之矣乃朱子其學則異於是大學致知在格物借之為誠意正心之用也猶之惟精乃惟一之功明善乃誠身之功功在格致道在誠正朱子篤信大學平生欲讀盡天下之書議盡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之書可得而盡讀之乎事可而盡議之乎韓退之原道之言誠正不及格致朱子指為無頭學問是以格物致知為大學頭一事矣入門一差是以終身只做得大學先之之功不盡得大學後之之益得於心之所知反限王限明謂晦翁氣魄極大合下便要繼往開來少年已著了許多書然

則此非其誤認之故毫釐之差而為千里之謬者乎夫
顏子曾有一著述乎聖人以其躬行心得之餘出之於
威儀文辭之未富於中見於不可強而亦不得而飾也
心齋坐忘不遷不貳顏子之著述大矣舍去本心日從
事於古本冊子章章句句之好勝之私心好名之為累
據此發念之初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聖人不廢學
以為涵養是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說賢人而
下不廢學以求復初是以孟子有學問之道求其放心
之說子思孟子傳自堯舜陸子識之然陸子不免應舉
子業即其語錄文集年譜可見餘力學問尚不如是也

自傳心之法視之猶俗學也朱子反謂其專務踐履盡
廢講學輸對五劄言涵心性乃自其所心知者出之如
孔子答哀公修道誠身孟子告齊梁仁義孝弟亦推本
之論也朱子答之書而戲之云遮些子恐是葱嶺帶得
來天下之人只一性命而事物在焉朱子只要人讀書
講說研究於外予不知朱子之所謂矣儒宗禪宗其判
不啻千里而要其初只是毫忽儒道寂守其心中涵事
物有天下國家之用禪宗廢棄百應徒為空虛寂滅之
養朱子措陸為禪然則將不講其心就外為天下國家
之用呻吟其佔畢而曰某章某句如此某章某句如彼

然後為能學歟顏子終身不違如愚夫子以道統寄之
生於朱子之時言論相及不知其如之何而為禪之說
矣陸子不免少溺於俗然心其事然平日拳以求其
心先立其大為教聞彼也自聞而已見彼也自見而已
猶有得之朱子則楚詞陰符亦同契韓文皆其年年月
月訓詁之冊不知此一訓詁何日而已也末年之悔謂
今此日全体都奔在冊子上若有得矣而先入之深讀
書為主而待其餘未見其真能脫去舊習收功一原也
危疾一日前猶解誠章在溺於誦說沒身不復聖人
六經躬行心得之餘為之養盛之充因著其用朱子則

先意於此讀書為先求心反為後繭絲牛毛識者以集
大成歸之謂擇諸家之訓引而纂其長則亦可矣謂道
在是則元元公或可而朱不然矣說者又謂朱子羽衣
六經加惠後學其功不淺夫朱子自少至老無一日不
在經書子史間平生精力盡於訓詁而其所訓又多聖
人之經賢人之傳也夫豈得無功於後聖真以此破碎
道一由此支離又不能不為後人之誤功過并之而使
人繁於枝葉昧厥原本其過為大三代而後學之陷溺
如朱者比比然也朱子欲以其學天下宗而天下亦此
信宗於朱子故予不及其他獨指朱子為過陸子謂此

老平生志向不汨於利利祿當今誠難其匠夫朱子豈不
知心之為大而求之心哉誤認格知為入門指著述為
功業途轍既乖所得隨之韓退之因文以見道而非明
道以為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乃朱子過歟欲往京師
心識國都之所在行遠自邇計日可到惜於定向執途
之人而訊之歧路之中又有歧焉訊之所不及失之矣
大抵天下得意忘言區區於文義講說之間真趣薄矣
深造自得者當見之顏子默契道体孔子予欲無言天
淵禪學而其致虛之篤一而已矣然則朱子無乃得言
而自薄於其意歟自得之則有居之安資之深之益日

從事於故紙堆中外強中乾呂東萊謂銖銖而祈之寸
寸而較之無復有詩矣朱子之謂矣朱子平生誤在認
格物為入門而不知大學之道誠正乃其實地以故一
意解書其解書其論人心術見焉謂司馬溫公只恁行
將去無致知一段朱子日日經史其不滿於實心實事
無私無黨有餘力而後學文君子實無足怪矣大凡人
言語文字皆心為之陽明致良知知其引經不取朱子之
說者多說在心性上朱子什經全說在多學而識上明
明鵬突其說誠有之然猶不失為本原之養也猶第一
義朱子則落而下之離而去之矣道問學之功為尊德

性而設正與孟子學問求放心同義朱子解之曰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崇禮中庸行
以屬知之姑勿論所云致知非程子進學則在致知根
心著己之知亦姑勿論乃其意則全重致知矣細玩尊
德性而道問學曾有此口氣乎存疑錄謂朱子平生所
得在是所失在是見非於陸子靜亦在是得之矣其訓
中庸分章分句分為相屬明費隱天道人道小德大德
分中分和道不可雜此言素位此言不願太極通書此
言陽之動此言陰之靜支離之甚默識之識言知之於
心平聲字朱子作去聲解音志謂記之於心不以聖賢

說聖賢以己之所談說之能說之耶得人之得適人之
適難言之矣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天機之觀不言之喻
將能之也哉然又非止言語文字之間我鷺湖白鹿往返
議論之差而已荆公詞記千百年太公案也學問偏枯
識見昏昧之故其詆之不遺餘力與初之指為禪會無
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
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揚眉拱
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正諸儒人膏肓之
病也使在周劔聞之喜過而樂與之矣孝弟忠信常不
足以應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

亦此意也朱子遺安人書乃謂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致有此怪論也少見朱唐交惡錄齊則失矣楚亦未為得也光風霽月瀟落襟懷有如周元公節康節其人者寧有此言說舉措也情見乎辭行如其心涵養未融克伐為崇晦菴不能無大不滿於後學之立意矣後人為朱陸之議聶雙江以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言之終當其時門弟子則已然矣豈非朱子身自作則一時門下習氣而又因以貽之後乎自宋至今五百餘年是朱非陸所在羣如也正雙江黨伐挾崇之謂陽明之所稱今之尊信晦翁無異於戰國之尊楊墨也抑何從而辨之乎孟子曰是非心之人皆有之請以是為朱陸之辨

書